



正覺電子報



正覺

正覺電子報第 34 期 2006.8.10

復次曇無竭，我説第一義者
是過一切諸相境界，覺觀是
名諸相境界。

《深密解脫經》卷1

Furthermore, Bodhisattva Dharmodgata, the ultimate truth is beyond the states of all appearances, but the perception is the states of all appearances.

The Sutra of Profound and Mysterious Emancipation, Vol. 1



正觉电子报第34期

本期目录

✿ 钝鸟与灵龟（九）----- 平实居士 1

✿ 将佛法世俗化、浅化的证严法师（八）--- 正光居士 20

✿ 关于昭慧法师（二之二）----- 41

✿ 般若信箱 ----- 101





(连载九)

第七章 天童正觉禅师所悟者其实不由默照而得

天童宏智禅师之悟处，其实不由默照之法而得。非唯如是，他为人开示时，也不全教人静坐默照，往往教人于一切境缘中默照，以觅如来藏君王心：

赵州洗钵、吃茶，不着安排，从来现成。若如是具眼，一一觑得彻，方是个衲僧做处。（《宏智禅师广录》卷六）

此岂是静坐默照之所得者？正是直指赵州老人为人处，并非只教人静坐默照也！所以天童默照禅之法，非唯应当静坐默照，更当于一切时中、行来去止之中默照；默照何物？默照如来藏之所在也！所以默照禅之法，非唯静坐默照而已，更有四威仪中之默照也！如是默照禅，则同于平实所倡离语言文字之思性观也，则与天童所言一般无二：于赵州洗钵、吃茶之中具眼觑得，不由静坐离念而得。

天童有时教人必须静坐默照者，特因当时禅法流行之后，时人聪明特甚，总不肯下功夫死掉觉知心，总不肯下功夫修得基础定力，纵使有朝一日真的悟了，也只是个狂禅宗徒，只能效颦古德诃佛骂祖之表相，却又不知古德诃佛骂祖之本意也！由是缘故，天童宏智有时不得不提倡静坐默照之法，借以拘束身心，欲令学人狂心安歇，而后继之以正知见之开示，令得入处；如是，则悟后不堕狂禅中，此是天童禅师倡导默照禅之一番苦心所在！然而如是默照之法、之名，极易使人滋生误会，终非悟入之良方，是以大慧责之，良有以也！

匪特如此，由天童证悟之过程，亦可知天童默照之法，绝非教人坐入一念不生境界中而以为悟：

〔宏智禅师〕腰包径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见，深所器重。一日闻僧诵莲经，至「父母所生眼，悉见三千界」，瞥然有省。急诣丈室，陈所悟，山指台上香合曰：「里面是甚么物？」师曰：「是甚么心行？」山曰：「汝悟处又作么生？」师以手画一圆相呈之，复抛向后。山曰：「弄泥团汉，有甚么限？」师云：「错！」山曰：「别见人始得。」师应喏喏。丹霞淳禅师，道价方盛，师乃造焉。霞问：「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师曰：「井底虾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帘。」霞曰：「未在，更道。」师拟议，霞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师忽悟作礼。霞云：「何不道取一句子？」师云：「某甲今日失钱遭罪。」霞云：「未暇打得尔，且去。」时二十三岁矣。（前后文，请详书末附录：《天童宏智禅师行状》）

由其证悟之公案观之，天童宏智正是于谈话开示中一念相应而得证悟，非从静坐中渐次远离妄念而住于离念灵知境界也。此二法者，一是顿法，一是渐法。顿法所得为第八识如来藏从来离念、本来离念，不因悟后方始转令如来藏离念，悟前与悟后悉皆如是，永无变易，然而却不妨意识离念灵知或时起念、或时无念，而所悟之如来藏识仍然无始无终的永远无念。渐法所得则为第六识觉知心有时随妄念，有时随净念，有时住于定中而不起念；乃是「悟」时离念，离「悟境」时有念；「悟」时起净念而于六尘境界中了了分明，离「悟境」时则起虚妄想之种种念而与语言文字相应；「悟」前有妄念，「悟」后离妄念。如是「悟」前与「悟」后时时变易、日日变易、夜夜断灭之法，焉得是真悟？

是故，真悟之法定是顿法，无有渐法；渐法者必定落入见闻觉知了了分明之意识心境界相中，必定永与天童宏智所悟相违。当知真悟之法，所悟之实相心，必定「于六尘外之万法了了」分明，而且「常」知离念灵知心之所思所欲，正是第八识实相心也！有智者，其谁不愿于此措心？

由是缘故，天童所悟者绝非今时错悟者之离念灵知意识心，确是第八识如来藏也！别有其颂可证：

默默有得，灵灵无依；妙穷出没，照彻离微。万像齐收一印，三昧遍在群机；而今恁么相随去，终日如愚不我违。（《宏智禅师广录》卷九）

实相心体在三界万法中灵灵运运，然而却又可以独自存在而无

所依，譬如处于无余涅槃位中。实相心体如来藏，神出鬼没，老赵州称之为偷偷摸摸的「贩私盐汉子」，非独凡夫众生不能了知，乃至二乘圣人亦不能猜测之，故天童云「妙穷出没」，非如离念灵知心出没之时凡愚都知也！实相心体照彻离微，对于离念灵知心所不能知之六尘以外极微细诸法，都能照彻；对于离念灵知心不堕语言文字中之想法与意欲，也都能了知，所以说「照彻离微」。

天童有时又说它「如愚如鲁」，在这一段开示中则说：「终日如愚不我违。」实相心体从来都不会有我想、他想，从来都不会特地想要众人知道它在劳碌，从来都不会邀功或自赏，然而却对众生有求必应，从不拒绝，也不会失去联络，所以天童说它「终日如愚不我违」，这都是离念灵知心所作不到的，而且是永远都作不到的。由此可见天童之所悟，绝非离念灵知意识心也！今时倡弘默照禅而堕于离念灵知心中者，何不细究默照禅鼻祖天童禅师之开示？

古今禅师与学人，其误会默照禅之原因，咎在误会禅师开示之法语也！譬如宋时妙喜宗杲禅师举其师叔佛眼禅师之语曰：

佛眼曰：「学者不可泥于文字语言，盖文字语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门，不能出言象之表。」昔达观颖，初见石门聪和尚，室中驰骋口舌之辩；聪曰：「子之所说，乃纸上语；若其心之精微，则未睹其奥。当求妙悟，悟则超卓杰立，不乘言、不滞句；如师子王吼哮，百兽震骇；回观文字之学，何啻以什较百、以千较万也。」（《禅

林宝训》卷二)

可见拘执于文字之人，古今同有，然而却是于今为烈，专作学术研究者，不能自外于此，今时禅和不可不察。

然而今时禅和亦如古时一般，大多错会祖师如是语，每多如此误认：觉知心不可以理会语言文字之意义，只要能不住在语言文字的意思中，常常了然分明而不了知语言文字意义，即是开悟境界。如是误会，古今同有，于今为多。譬如有僧问：「如何是佛？」赵州禅师答：「六六三十六。」有时答：「水上踢球子。」又如有僧问：「如何是佛？」云门答：「花药栏。」有时则答：「干屎橛。」有时则答：「胡饼。」如是之言，皆是意在言外，若从语言文字上着眼，则皆错会，是故佛眼清远禅师教人不可泥于文字语言。然而学人不知其中真义，便以为觉知心不落在语言文字之意思中，又能清楚了了而不昏沉，便是开悟。可是这样子的开悟，究竟生起了智慧没有？究竟能否确实了知般若诸经真义？能否以第三转法轮方广诸经八识心王之理检查之后——合辙？这才是自我检验之重要依准。

如今，诸方大师与诸禅和们，已然都不能了知云门胡饼之真实义了；但这却不只今天才如此，自古以来，能确实了知云门胡饼之真实义者，本来即已稀少，非独今时方才如此。诚如雪窦重显禅师颂曰：「胡饼掷来已千年，天下至今有淆讹。」可见云门掷来的胡饼，在雪窦重显禅师时已经一千年了，当时仍然少有了知云门胡饼真义者，何况是去圣更遥的现在当今？如今诸方大师与诸学人则又别生误会，每以为：禅师所说莫着语言文字者，即是教人保持觉知心于离念境界中，不可依文解

义，所以都用答非所问的手段答复学人，目的是塞断学人语言文字思想；只要能离语言文字而一念不生，那就是开悟的境界了。岂仅今时如此，大慧宗杲灭后六十年时的南宋以来虎丘一脉后人，早已如此也！大慧一脉则多转生入西藏地区，冀能从根本改变西藏佛法，令得回归正法。所以中原地区已都是虎丘一脉后人之离念灵知心天下了，如此一直传至民国以来，一直都是如此。在此时空背景下，中国禅宗便开始有人大力倡导默照禅，误以为觉知心默照一切境界、默照自己一念不生，这就是默照禅的主旨所在，完全违背默照禅鼻祖之天童宏智正觉禅师本意，真可谓去道远矣！

大慧宗杲劝人不可落在离念灵知境界中，所以就有种种破斥与开示，如同前来所举，今不重举。

天童宏智禅师既非由默照而悟，现前亦可证见修习默照之法者多入歧途；古时明朝、清朝固如是，其实宋时更已如是，今时亦复如是，欲得悟入，岂止甚难而已？由是缘故，宏智禅师座下多有后来改习大慧之看话头禅而悟入者，便成为虎丘当时之传人，绍继虎丘禅师法脉。且举其一为证：

……，不容以心意识领会；纵引证得、掂量得、领会得，尽是骷髅前情识边事，生死岸头定不得力。而今普天之下，唤作禅师长老者，会得分晓底，不出左右〔左右二字，乃是指称王教授〕书中写来底消息耳；其余种种邪解，不在言也。密首座，宗杲与渠同在乎普融会中相聚，尽得普融要领；渠自以为安乐，然所造者，亦不出左右书中消息；今始知非，别得个安乐处，方知某无秋毫相欺。

今特令去相见，无事时，试令渠吐露，看还契得左右意否？八十老翁入场屋，真诚不是小儿戏；若生死到来不得力，纵说得分晓，和会得有下落、引证得无差别，尽是鬼家活计，都不干我一星事。禅门种种差别异解，唯识法者惧；大法不明者，往往多以病为药，不可不知。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九〈答王教授〉书函）

语译如下：【……若真要谈论禅宗开悟这件事，可就不许用过心、未来意、现在识而领会为真实心；假使落在心、意、识中（同一意识觉知心，古时依过去、现在、未来而说为心、意、识），纵使引证得、掂量得、领会得，尽都是白骨边、死犹未透的死人情识边事，生死到来时一定不得力。而今普天之下，唤作禅师、长老的那些人，他们自称体会得很真确的东西，其实也都逃不出你的书中所写出来的东西；至于他们其余的种种邪解，也就不必多说了。密首座这个人，我宗杲与他同在普融禅师座下一起学禅时，我们二人都已尽得普融禅师的要领了；（我宗杲不肯普融禅师的说法，所以就另外学法去了），可是密首座却自以为是证得安乐境界了，但是他所说所教出来的法要，仍然不出你写的书中所说的内涵；到如今，密首座方始知非，终于（在虎丘禅师那里）另外得到个安乐处，方才知道我宗杲对他没有秋毫相欺。如今特令你就近去见他，闲着没事时，不妨试着令他为你吐露一些，看能不能契合你求悟的心思？你岁数不小了，八十岁的老翁入围考试，真的不是小儿游戏，千万得慎重小心；假使生死到来时使不上力，纵使说得清楚明白，与祖师公案相和时也能说得好像确实有下落了，把公案取来引证到一点儿差

别都没有，那也都是死人家里作的活儿，都与我一点儿也不相干。在禅门里面，与祖师真意有所不同的种种解释与说法，只有真正懂得佛法的人才会惧怕，所以都不敢胡乱说法；但是那些不明宗门大法的人们，则往往大多是把病当作是药，这种事情，你不可不知。】由此可知，落入意识心中，以病为药，误人子弟者，古今皆然，所在多有。

大慧宗杲曾开示道：

若向这里识得渠面目，方识得修山主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圣人法，圣人不会。圣人若会，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圣人。」还有识得者么？若识得去，凡夫圣人孤峰顶上，十字街头只在这里。（《五灯全书》卷四十三）

语译如下：【如果能向这里认得它的真面目来，这时才会懂得绍修山主这么说：「具足了凡夫法，可是凡夫却不知道自己具足了凡夫法；具足了圣人法，可是圣人却不会圣人法。圣人假使会了圣人法，这位圣人可就成了凡夫；凡夫假使知道了凡夫法，那可就是圣人了。」还有人知道绍修山主这些话的意思吗？如果真正懂得了去，其实凡夫与圣人真心同住的孤峰顶上，以及「十字街头解开布袋」的境界，都只在这里面。】且道：这里又是哪里？

禅门之中多有淆讹，一不小心，就会自以为悟；一不小心，就会被假名大师笼罩、欺瞒。若是自以为真的悟了，将来遇见真悟之师时，难免被真悟之师劈脸一掌，当禅师转身走开之

时，不免会丢下一句话：「似即似，是则不是。」

尔等诸方大师及诸禅和子们！若欲证取这里、识得这里，万望速听平实苦劝，莫再镇日以觉知心为真，莫再镇日赤裸裸地坐在离念寂静境界中；何妨走向十字街头，与众生同光和尘去，方有悟缘。亦呼吁弘扬默照禅的大师及学习默照禅的学人们：默照禅鼻祖天童宏智禅师的悟入，不是在静坐中悟入的，而是在丹霞禅师的开示中悟入的；天童正觉禅师所悟的心，也正是第八识如来藏真心，不是离念灵知；千万不要错会天童老人默照禅之真义，赶快超越离念灵知的境界，以离念灵知心作为工具，求觅第八识如来藏吧！平实且再举大慧宗杲的恳切开示偈语，供养当代大师及诸禅和：

正月十四十五，双径椎锣打鼓；
要识祖意西来，看取村歌社舞。

第八章 破邪显正乃中国佛教宗门传统家风

真净和尚退洞山，游浙至滁州琅玕起和尚处；因众请小参，真净贬剥诸方异见邪解，无所忌惮。下座，见起和尚，云：「堂头在此，赖是别无甚言语。」起云：「尔也得也！」二人相顾大笑而去。（《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

语译如下：【真净克文禅师退掉洞山住持之位，游行来到滁州琅玕山起和尚处；有一天，因大众请求与他小参，真净克文禅师在小参时，分析诸方大师对佛法之异见邪解，并且大力贬斥之，一点儿忌讳也没有。小参后下座时，方才看见起和尚也随同大众一起在看，真净克文禅师就向起和尚说：「原来堂

头和尚也在这里听讲，好在你没有站出来说什么话（否则也会被我破斥）。」起和尚说道：「你倒是说得好啊！」两个人就相顾大笑的走了。」（平实案：宝峰云庵 真净克文禅师，名气不大，却是先师 克勤圆悟极为敬佩之大师，他曾颂华严事事圆融法界：「**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说净戒；赶出淫坊来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

由 真净克文大师的作略以观，当知借着摧破邪说来显示正法，即是中国佛教宗门之传统家风也！真净克文禅师虽是客人，一旦进得小参室主持小参，则绝对不卖人情，乃至对住持和尚（堂头和尚）也一视同仁的看待；假使堂头和尚出来说话时，说法有误，真净克文禅师一样会加以当面破斥、不留情面。这就是中国传统佛教的禅门家风：只观法义对与不对，不论人情面子。中国佛教禅宗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不绝，一直都有正法久住，正因为有此良善门风，所以使得错悟之大师们不能永远误导学人，禅门才能永远保持清净纯真之家风，维系禅宗千余年不坠。

这就像台湾各级政府单位都设有政风处一样，如果政风处的人员不肯确实行使他的职权与责任，或与贪污者同流合污，那个单位就会滋生腐败；禅门也一样，如果真悟之师不肯依照禅门宗风来践履破邪显正以教学人的义务，禅宗正法就会被错悟之师鱼目混珠，渐渐转变为常见外道法了。因为错悟之人在任何时代中，一定都是多数人；因为开悟很难的缘故，所以真悟之师永远都是少数人；所以历朝各代一定都是真悟之师少，而错悟之师多；真悟之师又因实证无我性、涅槃性的证量，所以都不求名闻与利养，不想大肆宣传求名、聚徒，势力一定都

很小；这时就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维持宗门正法纯净了，那就是破斥邪说，提出来与正法真理作比较，学人才能够分辨了义正法与表相正法的差异所在，所以 玄奘大师说：「若不摧邪，无以显正。」道理就在这里。

表相正法往往误导学人落入离念灵知心中，不能断除常见外道所堕的我见；表相正法弘传者，若不是自以为悟，若不是为学人大胆的作错误的印证，而表示尚不能称之为悟，则表相正法的住世是有益的。若是以意识心作为真心如来藏而为人印证，坚持离念灵知心即是真心，则已成为破坏正法的邪法，学人对此不可不知。

佛门之内只有二种人：第一种人是一直都被误导的人，第二种人则是一直在误导别人的大师。这二种人都会不断的破斥真悟者所弘正法。若能跳脱于这二种人以外，则见道之期不远，或三、五年，或三、五生，必定见道，就不在这二种人之中了。然而第一种人，大多不承认自己是被误导的人；他们迷信有名气的大师，对正法之师所说正理书籍，永远都拒绝阅读，甚至于要求他们详细阅读以便找出真悟之师之毛病来，他们也是不肯的；这一类人永远对大师的误导言语绝对信受奉行，一生都不改易，可谓救度无门者。未悟之人，或已被大师误作印证之错悟者，都已成就大妄语业；然而这些人大多不肯正视这个事实，极力回避所应作的补救行为，只愿继续陶醉在已被印证后的「开悟圣者」虚假身分中，可怜极了！

平实语重心长的提示这个道理，愿大众都能醒觉：自身悟错而又将冬瓜印错予他人印证之大师们，在平实诸书出版流通

之后，其实心中早已知道自己悟错了，只是嘴上不方便承认；但是午夜梦回时，何尝不是悲恨交加？然而为欲保持名闻与利养故，为免信众大量流失故，不得不继续公开宣称自己所悟真实，借以笼罩座下弟子及诸学人。这是依于他们眼前的身分与立场上，不能不作这样的行为。毕竟：古时遇上卢行者的印宗法师，在人间确实是很难得的；而且卢行者当时虽是居士身，但是他有五祖弘忍的印证，也有达摩大师代代相传下来的法衣为凭，更有他来到南方已十五年的传说流传着，印宗法师就比较容易信受他。至于平实个人，既无大师印证，也无法衣为凭，又现居士身，大法师们又很看重面子，当然更难获得大法师们的信任，此是可以想见的事，所以信者必须有久学菩萨之智慧，方能相应。

然而为诸学人、为诸已被大师错予印证的佛弟子大众设想，则不能不说：大师们为了自己的身分、道场的生存，所以不得不继续笼罩四众弟子。然而学禅者、求悟者、求证佛法般若者，为了大师们在名闻利养考虑下而说的话，深信不疑而继续被误导、继续追随大师们抵制正法，对自己此世的道业、对自身未来世的前途，究竟有何利益？又对广大的学佛人有何利益？是否会因为自己继续大力护持错悟的大师们，而使得广大学佛人的佛法利益受到更大的伤害？这个因果是不是都会由未来世的自己来承担？大师们舍寿后能为您承担吗？这是当代学禅者很现实的大问题，是一切禅宗学人必须面对的首要课题，也是一切护持大师们把佛法常见外道化的人们都应该早日思惟的课题。不知佛门四众能否听进心中去？为自己此世道业

设想，为佛教的未来设想，也为广大学佛人的今世与来世设想，更为自己的今世与来世设想，是否应该加以检讨与思惟？难道您愿意此世及来世继续被大师们的常见外道见耽误法身慧命吗？难道您愿意继续被大师们错误印证而犯下大妄语业吗？难道您对此都不想加以补救吗？

误人法身慧命之假名大师，古今比比皆是，非独现今末法时世也！且举千年前大慧宗杲所说为证：

此辈名为可怜愍者，教中谓之谤大般若、断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忏悔；虽是善因，返招恶果。宁以此身碎如微尘，终不以佛法当人情。决要敌生死，须是打破这漆桶始得；切忌被邪师顺摩挲，将冬瓜印子印定，便谓我千了百当。如此之辈，如稻麻竹签。（《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三十）

所以说，古时被错悟大师乱印证的事情，也是如同稻麻竹签一般多，非唯现今也！由此可知此事之严重性。

多闻多解之人，只得上座说法而作经师，只名说食数宝者，终不能真入经中宗旨住地，是故宗门之中毫厘昧却不得，昧得即须招棒也：

大愚芝和尚会中有僧，日诵金刚经一百遍。芝闻得，令侍者请至，问曰：「闻汝日诵金刚经一百遍，是否？」僧云：「是。」芝云：「汝曾究经意否？」僧云：「不曾。」芝云：「汝但日诵一遍，参究佛意。若一句下悟去，如饮海水一滴，便知百川之味。」僧如教，一日诵至「应

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处，蓦然有省，遂以白芝。芝遽指床前狗子云：「狗子呢？」僧无语，芝便打出。（《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

所以读经而悟者，仍须别见真悟之师始得；切不可就自以为悟，否则恐将招来大妄语之罪，亦恐难免妄说佛法、误导众生之大罪也。此谓宗门之法深细难会，所以古今经师虽然难计其数，真能悟入者却是了了无几；是故针对经教而作研究者，乃是学术研究，是作学问者误会佛法后的一己观点，绝非学方正途，读经者当以大愚欲度之僧人为鉴，当以今时印顺法师为鉴，亦当以追随印顺的昭慧、星云、证严法师等人为鉴。虽说读经而悟者，应当亲见善知识以求印证，以免错会之后却自以为悟，成就大妄语罪，所以不鼓励悟前广读经论；然而破参之后，却又无妨读经学论，此谓经论中所说者，尽是汝所悟之家里事，无一能离所悟之心也。

中国佛教宗门传统破邪显正救护众生之事，非唯现今当代惹人厌恶，古时已然，欲求不招错悟诸师之非议与抵制者，极难可得，是故今时平实为教学人而破斥邪说以显正法者，必招众多错悟大师居士之非议者，殆亦势所必然者。如斯破邪显正以教学人而被诽谤之事类，古已有之，非唯现今，有文为证，今且举与诸方共知。譬如嘉兴府兴圣禅寺虚堂和尚妄谤杨岐宗五祖 法演禅师云：

五祖演和尚：师之道兮不可得而称，师之德兮不可得而述，师之行兮不可得而闻，师之业兮不可得而见。道、德、行、业，闻见称述，世人昭昭然；若其荷佛

祖慧命于将仆之际，转凡夫于贤圣之域，是谓之东山老人，吾不得而知焉！（嘉兴府兴圣禅寺《虚堂和尚语录》）

他对于佛门中公推东山老人五祖法演禅师为荷佛祖慧命于将仆者，心中不以为然，更言东山老人无道可称、无德可述、无行可闻、无慧可见；认为五祖法演之「道、德、行、业」都无可称述者；所以众人认为「东山老人荷佛慧命于将仆之际」的说法，他不肯认同，所以说「吾不得而知焉」；意谓不知五祖法演有何续佛慧命之贡献，其意极明：不认同别人对五祖法演续佛慧命之评价也！

然而考据宋时、宋后之宗门正法，曹洞门下宗门正法只传至天童宏智正觉，宏智之师丹霞淳禅师之其余弟子，后来也都失传正法，只余法脉表相流传。据《百丈清规证义记》卷七云：

第五卷至第七卷，辨洞宗世次备考：洞山至芙蓉楷，楷传鹿门觉，觉传青州辩，辩传磁州宝。宝下一派相传至今，又楷传丹霞淳。

丹霞淳座下出了一个天童宏智广传曹洞宗正法，然而宏智虽然名震一时，曹洞宗门正法却因为他主张默照之法来参禅，因此而未延续下来；自从天童宏智入灭后，曹洞一宗正法亦随之而灭，中原渐渐只有临济一脉尚有宗门密意续传，此后都是五祖法演禅所传下来的克勤、大慧等后人赓续传之；如是以观，若无五祖法演大师之传克勤大师，又岂有延续至今之宗门正法可言？东山法演之时已是如丝如缕，几欲中断，直至东山法演时，度了佛果等三人之时，方始渐有中兴气象，而至大

慧之时大振宗风。此为禅宗历史事实，则古人之言「东山老人荷佛慧命于将仆之际」的说法，确属正真之言也！然而虚堂和尚心中不服，更为文否定之。由是故说：自以为悟之师，必对真悟之师加以抵制，非唯今时如是，古时已然。

虚堂法师又谤 克勤圆悟大师云：

尸碧岩，谤乳窦；击高庵，据瓿阜；此皆人所议论不到，说甚么减灶法、无文印。尽情约下，置而勿论。

或曰毁誉不在乎两端之间，藜苴翁别有长处。咄！（嘉兴府兴圣禅寺《虚堂和尚语录》）

乳窦者，乳峰雪窦重显禅师也。虚堂法师此说仍是诬谤，盖 克勤大师曾专举雪窦颂古一百则，细加开示、大力赞叹，以示学人，正可谓对雪窦禅师赞誉有加，绝非谤雪窦之人，今仍有《碧岩录》行世为证；复次，既于碧岩大弘宗门，留有《碧岩录》妙语可稽，焉可称之为尸位素餐而谤为「尸碧岩」？可知虚堂「禅师」妄谤圣位菩萨，其过非轻也！至于「击高庵、据瓿阜」等说，亦是虚妄之言，篇幅所限，且置勿言。

克勤先师绍承 法演禅师，上溯杨岐方会一脉，法之正真与深广奥妙，平实所曾亲闻而未记录之者，绝非世人所能臆想也！又岂虚堂凡夫所知者哉！而妄谤之。又： 勤大师在世时，亦曾私对数人力赞雪窦，并留有诸颂，颂中曾谓自身再参四十年，亦到不得雪窦之境界。焉可诬之为诽谤乳山雪窦者？故知虚堂所言皆虚，唯因自宗所悟非真，代代续传之后仍堕意识境界，常被真悟之大慧后人破斥，其心不能安忍，乃作虚谤之言

也！虚堂余评，由此可知，即不需一一枚举也！

虚堂又谤大慧宗杲禅师云：

前无释迦，后无达磨；骂雨骂风，只要做大；黑漆竹篦，胡打乱打；是佛是魔，劈面便唾。因兹天〔「天」指宋高宗〕降其咎，衡阳梅阳十七年，吞饥忍饿；将谓万里生还知非，元来一星子不曾改过。者般瞎秃得人憎，天上人间无两个。咄！（嘉兴府兴圣禅寺《虚堂和尚语录》）

更是痛骂大慧宗杲为「瞎秃」，说是他所痛恨、憎恶之人，最后还向大慧吐口水：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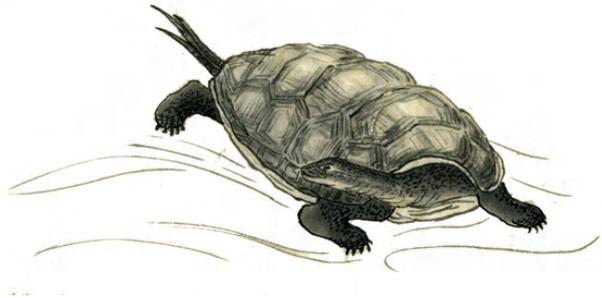
虚堂之谤 克勤、大慧者，时在南宋理宗绍定二年之后，距大慧入灭，不过大约七十年而已。由是古时所载史实观之，今时平实显示正理而尚未评论星云、证严等人，却已先被星云、证严……等人诬谤为邪魔、为外道、为法义有毒，以致不得不写入书中加以回应者，亦是势所必然者也！复被大陆徐恒志、刘东亮、上平居士（黄明尧）……诸多同堕离念灵知意识境界者，在网站上贴文诬谤为十大外道之一，而又不能如实举证，只能以误会平实真义之说法，以诬平实；凡此等事，殆属五浊恶世所必然者，诚不足奇也！然而破斥邪说以显正法之异于邪说者，乃是中国禅宗自古以来之门风，不论宗门中误会正法者如何诽谤，各代正法之师皆必继续传承此一良善门风，继续破邪显正以救学人、以续宗门正法之流传。至于因此必定在生前死后遭谤之事，皆非真悟之师所挂心者。

非独五祖 法演、克勤圆悟、大慧宗杲极力破邪显正，天童宏智正觉禅师亦复如是，同一破之：

师乃云：「马祖与百丈行次，闻野鸭子声，祖云：『是什么？』丈云：『野鸭子。』祖云：『什么处去也？』丈云：『飞过去也。』祖扭百丈鼻头，丈作痛声，祖云：『何曾飞去？』丈脱然有省。次日，祖升堂，丈卷席。你看他相见底时节在什么处？如今有般汉，杜杜撰撰便道『你才升堂，我便卷席』，有甚么用处？直是千里、万里。百丈后来再参马祖，被祖一喝，三日耳聋。只如马祖一喝，还分外着得事么？还分外有做道理处么？若也个时承当不下，草草地，又是业识流注。若是坐得断、干得开，一丝一糝立不得，唤甚么作『再参马祖』？其间毫发不容，若分外着得些子，不唤作三日耳聋。不见雪窦道：『大冶精金，应无变色。』而今有般汉，体不到、见不彻，使钩、使锥作道作理，埋没自己，带累先宗。若是洗不净洁，脱不了当，又向这里添一重去也，唤作泥里洗土块。后来黄檗问道：『从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蘂云：『不可教后人断绝去也。』丈云：『将谓汝是个人。』古人也有恁么时节，虽离语言而语言具足，虽出音响而音响分明，为甚么百丈却道『我将谓汝是个人』？有底道：『默处是。』岂不见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赞叹：『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阿难问云：『外道有何所证？便道令我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马，见鞭

影而行。』』（《宏智禅师广录》卷五）

所以天童宏智禅师也是常常破斥邪说、以显正法者，证知破邪显正以救学人之宗风，乃是中国禅宗传统佛教宗门之古风也，非独今时平实方始为之也。（待续）





将佛法世俗化、浅化的 证严法师

正光居士

(连载八)

接下来谈五蕴十八界。佛弟子若不明白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详细的内容以及五蕴十八界生起的次第，将无法仔细观察五蕴十八界的虚妄性进而断除我见。因无法现观蕴处界的虚妄性及无法断我见的缘故，必将见闻觉知心及处处做主的心当作真心，导致生生世世轮回六道无有休息，穷尽生死仍是博地凡夫一个。因此正光借着这个因缘，一一举示证严法师错误处，希望大众能够真实了知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真实义理及虚妄性，进断我见而成就声闻初果解脱功德。然而五蕴十八界是互相含摄的，谈到五蕴的时候，难免会谈到十八界，因此合并五蕴十八界一并说明，以免重复说明而生烦。

首先先谈「色蕴」。证严法师在《斋后语》第四十六页云：

色即是物质，有物质的存在，就会障碍我们的本性，有身躯便会追求外在的物质境界，不论是物质或身

軀，凡是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皆称为「色」。

又证严法师在《无量义经》第一四四页亦云：「『色』是一切眼睛看得到的物质。」

正光辨正：所谓「色蕴」，区分如下：

一者，**器世间**；一般人所认为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十方虚空中的无量器世界等，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所形成，是共业有缘众生依各各第八识不可知执受以及大种性自性、业种等，共同变现出来而被吾人所受用，因此器世间也是色蕴的一种，是第一种外色蕴，可以称为广色蕴。

二者，**别别有情的色身**；别别有情的色身是由于往世业种、无明及今世父母等为缘，借着第八识的大种性自性接触四大、摄取四大物质长养而成，因此色身是第八识所出生的法，属于色蕴的一种，也是佛法中五蕴的色蕴，包括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在内，也称为有根身；别别有情的色身，于我们自身有间接与直接的受用，譬如他人所造、所作、所说……而被吾人所受用，是第二种外色蕴，也是广色蕴。

三者，**外五尘境**；所谓外五尘就是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是由四大物质所形成，可以为吾人现前领受，在科学上都可以证明，五尘属于色法，色蕴所摄，是第三种外色蕴，属于广色蕴。

以上器世间、别别有情的色身、五尘境三种色蕴，都属于物质法，都有质碍的现象，也都是刹那刹那变异生灭，无有真实体性。

四者，**法处所摄色**；有下列四种：第一种，**带质境所见色**，乃六根、六尘相接触所生之似外境的内相分，是第八识所变现的心法，与外境非一非异，何以故？外境是色法，带质境是心法，非一故；带质境的内容与外境一模一样，无二无别，非异故。而此带质境所见色，在五扶尘根与外五尘相接触的地方生起外相分，再由五胜义根的神经以讯号的方式传输到头脑而生起内相分六尘境界，再由见分的七转识分别，以此内相分而与外相分、山河大地外境相联结，才能生活在人间而使山河大地……等能为吾人所亲领受。第二种，**观想所见色**，亦即自己观想所成的内相分，是心法所摄色。西藏密宗（譬如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中常教导学人，在打坐时观想自己有广大庄严无比的天身，当此广大庄严无比的天身观想成就时，就妄认自己已经成为天人了。然此天身是自己观想所成的内相分，是心法所摄，与佛所说「欲得广大庄严无比的天身，须经过努力的布施、修五戒、十善、精进禅定及消除性障才能得到欲界天人异熟果报」的开示，是完全不符的；假使想要获得色界天身，必须亲证初禅到第四禅，舍寿后才可能得到色界天身；观想所成就的色法大身，只是心中的内相分影像，不能存在于天界；因此西藏密宗的观想法实质上是外道法，与佛法无关，也与获得广大天身的修法无关。又譬如《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所说的观想，都是观想所成色，都是内相分，如日观、水观、地观、树观、八功德水观、总观、花座观、弥陀相观等观想，乃至成就遍观一切色观而悟自心如来、自心弥陀，「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得见无量诸佛故，诸佛现前受记」（《佛说观无量

寿佛经》卷一，CBETA, T12, no. 365, p. 343, c7-8），以此作为念佛的方法而增益对佛的信心，并作为与佛感应的修行法门，获得感应乃至授记……等；观想成功之后，在舍寿时可以得到佛的接引而往生极乐，但不是以所观想的佛身作为真佛身。第三种，**无表色**，即气质、气色等，是依附显色（青黄赤白、明暗等）、形色（长短方圆高低大小等）、表色（屈伸俯仰、行来去止等）而有，都是心法，属意识心所摄的色法。第四种，**定果色**，七地未满心菩萨要靠意识不断加行作意才能变现的柴米油盐等色法，为众生所受用；八地菩萨不须加行，才起作意即能变现如是色法。以上四者，不论是内色、外色、心法所摄色，这几种色，可以合称为广五蕴中的广色蕴。

以上器世间、别别有情色身、外五尘境、四种法处所摄色（带质境所见色、观想所见色、无表色、定果色），有色法、也有心法中的色法，都是刹那刹那变异生灭，无有真实体性。因此，色蕴一辞，在狭义上的定义来说，是指物质（尤指有情色身）而言，都是色法所摄；在广义上的定义来说，则有外色法及心法所摄的色法等二种，非单单如证严法师所说：「**色即是物质**」以及「『**色**』是一切眼睛看得到的物质。」又色蕴刹那刹那变异，无有真实体性，犹如河流漩涡中心的泡沫一样，看它似乎一直存在，但其实是新的泡沫一直陆续的产生，旧的泡沫一直陆续的消失，但总是有泡沫相续不断的存在，是故佛说「**色如聚沫**」。

又，物质并不障碍我们的心法本性，不障碍我们的解脱；只有在无明的状态下，有情才会产生障碍；何以故？一者，契

经曾云「色无觉知、段肉无知」，表示物质并没有见闻觉知性，而且现代科学家也已少分证明了世尊的说法，因此有物质的地方根本不会障碍有情的本性。

二者，有情这个色身，是借着别有情第八识的大种性自性来接触四大、摄取四大以及借着父精母血长养而成；因有色身的关系，就有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前五根是色法；意根则是心法，由它携带第八识投胎于受精卵中而成就吾人的色）；有六根的关系，能接触外五尘，由第八识变现内六尘相分；有内六尘相分的缘故，就有见分六识现行、分别；当六识在分别内六尘相分时，第八识却从来不在六尘境上分别，故名离见闻觉知。由此可知，第八识借着自己所生的五色根来接触外五尘而变现出内相分六尘，意根欲了知内相分的法尘境，所以促使第八识流注六识种子而生起六识觉知心来分别，但是第八识本身从来不在六尘境界上生起分别，因此不会有障碍有情的问题发生。

三者，会障碍有情的是第八识所生的七转识，是因为七转识无始劫以来，于内相分六尘中不如理作意而生起贪染喜厌等善恶净不净的分别与熏习，使有情误以为真实的接触外境，进而造作种种身口意行等业，导致有情轮回生死。

由上分析可知，物质及色身本身没有见闻觉知，根本不会障碍有情本来解脱的清静自性；第八识借着它自己所生的五色根而与外境接触，却不在六尘上起分别，而且任运随缘配合七转识运作，也不会障碍有情取证解脱，反而因它的本来自性清静涅槃不断的显现，使有缘的众生可以照见这个事实而迈向解

脱及成佛之路。会障碍有情的是第八识所生的七转识，因不如理作意，误以外境确实被自己所接触，因此误认外境实有而产生执着，所以导致有情轮回生死不停，所以物质本身并不障碍有情本有的清静自性，因此证严法师说「有物质的存在，就会障碍我们的本性」，显然是不如法说，不仅违背世尊的开示圣教与理证，而且也无法通过世间法的考验。

接下来谈「受蕴」。证严法师在《无量义经》第一四五页云：

「受」，有颜色、形状的物体，让人看了心起分别就会产生「受」，受分为苦受、乐受、中受。见到喜爱的境界，心中产生欢喜即为乐受；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入事物，产生的感受即是苦受；没有苦与乐的感受即是中受。

乐受又可产生「喜受」，苦受又能产生「忧受」。乐是由意〔正光案：证严法师所指「意」字为意识，如同一本书一三七页所说〕所接纳，喜由第七末那识所接纳。面对外境，所纳受的不出此五种。」

正光辨正：所谓「受蕴」，是说六识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六尘中所生的感受，意识在其中体会顺心、逆心、不顺不逆的境界，所以心中产生了苦、乐、忧、喜、舍受，这五种受就是受蕴。因为有这么五种受，接着就生起贪欲、瞋恚……等无量烦恼，导致后有的业种不断聚集，这都是由于不懂意识心的虚妄、不懂六尘的虚妄，这就是无明；因为这种无明而将意识心

认作真实常住法，就像证严法师一样的认定「意识却是不灭的」，所以就不想取证第八识如来藏，就认定意识觉知心是真实法、常住法，这就是人间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的无明；由于这个无明，使得证严法师无法远离意识所领纳的苦乐舍受，就会在世间法的意识、六尘、名闻、利养、眷属等法上面生起执着，才会想要把慈济国际化，获取更高的人间评价，这都是由于无明（不知意识与六尘虚妄）而引生的。

受有三受、五受之分，是佛弟子耳熟能详的佛法名相。其中三受为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苦受是指接触外境而引起违逆己心的感受，乐受是接触外境时引起随顺己心的感受，不苦不乐受是指接触外境时引起既不随顺己心也不违逆己心的感受。为了让大众了知这三种受的内涵，正光举日常生活吃冰淇淋为例，来诠释三受的内容。譬如很想吃冰淇淋，因为有期待及尚未吃到的缘故，此时即有轻微苦受产生。在期待的苦受当中，一但有冰淇淋可以吃，苦受马上变为乐受。吃了第一杯冰淇淋之后，乐受仍然存在，再吃第二杯冰淇淋时，乐受渐渐淡薄乃至转变不苦不乐受；一旦超过自己的觉受而吃第三杯冰淇淋时，不苦不乐受就渐渐转为苦受。从上面的例子可知：一者，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是透过意识觉知心现行后所生的感受，所以受蕴其实本是识蕴觉知心的心所有法，并无自体性，而以虚妄性的意识觉知心为主体。二者，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相对的受，不是绝对的，是刹那刹那地变异生灭，是虚妄不实的，没有一定的体性，所以是变易无常的。三者，苦受亦非绝对的苦，乐受不是绝对的乐，不苦不乐受亦非绝对

的不苦不乐受；而是乐中隐含着苦、苦中隐含着乐、不苦不乐中其实也隐含着苦与乐，只是世人没有觉察到罢了！所以受是无常、相待的。由此可知，三受或五受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变异，并非真实有，犹如雨水不断的滴下来，在地面上连续不断的产生水泡一样，使我们误以为水泡一直存在，其实是不断的在生灭。受也是一样，当意识觉知心生起时就连续不断的存在，使无知的世人误以为受是真实有、真实存在，因此 世尊说：「受如水泡」。

五受是苦受、乐受、忧受、喜受、舍受。圣 玄奘菩萨在《成唯识论》中开示说：苦、乐、忧、喜、舍受，与意识相应。何以故？苦受、乐受都是意识觉知心现起后所生的感受，而忧受是由苦受分出、喜受是乐受分出，因此苦受、乐受、忧受、喜受当然都与意识相应了。既然喜受与意识心相应，怎么会如证严法师所说：「喜〔受〕由第七末那识所接纳」呢？这不但符合教证，也是符合理证的。

又《成唯识论》卷三、卷五都说：「第八识及末那识相应唯与舍受」，既然第七识只与舍受相应，而喜受为意识心所领纳，两者的体性完全不同，喜受又如何与第七识相应呢？而且，第七识意根从来只能在极粗略的法尘上面了知有无大变动，连变动的内容是什么都无法了知，得要意识心生起以后再加以了知，则意根显然是无法了知境界相的，那又怎能产生喜受而与喜受相应呢？从这里可以证明证严法师弄不清楚五受的真实义理，也完全不懂意根与意识的极大差异所在，因此说「证严法师完全不懂唯识」，一点也不为过。不懂唯识却偏偏

喜欢说唯识，想要让人以为她真的懂佛法；当然所说必定错误百出、处处错谬，必然无法避免严重的误导众生；因此缘故，对证严法师的唯识谬说，不得不加以辨正！

接下来谈「想蕴」。证严法师在《斋后语》第七十一页云：

「想」是心缘外境时所接触的直接感受，称为第六识；……

正光辨正：所谓「想蕴」即是了知、觉知，乃因色身与六识，相对于外境五尘而起身行、口行、意行，产生了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因三受中有韵味，于蕴处界产生各种想——各种了知，了知就是想阴；因为有了知性会使众生误以为自己是真实常住的，所以阴盖众生的明慧，所以就称为想「阴」。这个想阴，是由色蕴、识蕴、受蕴及行蕴四法和合之下假合而有，是四法和合蕴集而有，所以又称为想「蕴」；想蕴既是四法和合蕴集而成的，所以是虚妄不实的。

就以欣赏音乐为例来说明想蕴。当听到音乐时，是透过耳根接触音乐声尘，产生耳识及意识分别。在这个过程中，色蕴（耳根）及识蕴（耳识及意识）的种子流注而使欣赏音乐的事相成就。其中意识依据过去的经验，分别这个音乐好听或者不好听等等；如果好听就产生乐受，如果不好听就产生苦受，受蕴（苦受或乐受）成就。又，领纳苦受、乐受或舍受的当下，了知性已经出现了，因此想蕴也成就了。由此可知，想蕴是透过色蕴、识蕴、受蕴及行蕴四者和合而成，犹如热沙地或柏油路面，夏日远望似有积水，其实非水，乃是阳焰。想阴亦如是，犹如

阳焰非实，因此 世尊说「想如阳焰」。

反观证严法师说：「『想』是心缘外境时所接触的直接感受，称为第六识」，根本违背 世尊的开示，何以故？想蕴是意识心缘于外境时所接触的直接感受之了知，已经在受蕴之后，也与受蕴同样都是意识觉知心的心所法，证严法师怎么可以说是第六意识呢？假使她这个理可以说得通，那么我们将可以如此说：「证严法师说话的声音就是证严法师本人。」依照证严法师所说的道理：意识觉知心的心所法可以说就是意识；则正光这句话的道理也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是同一个逻辑的缘故。又第六意识是透过色蕴与外五尘接触后辗转所生的识蕴中的一识，然后才由意识分别产生了苦乐舍受以后，才可能会有想蕴（对境界的观察与了知性）出现，是附属于第六意识而生的法，证严法师怎么可以说「想蕴就是第六意识」呢？由此可知，证严法师根本就不懂识蕴的内容，也不懂得想蕴的内容；由此可以证明她是连五蕴的观行都作不好的，连我见都还没有断除分毫，正是博地凡夫，竟然敢冒充为地上菩萨，让人尊称为等觉菩萨——上人——她的胆子真大！

接下来谈「行蕴」。证严法师在《斋后语》第六十二页云：行蕴是迁流造作之意，亦可说是意识思想或行为的造作，而行蕴不只是指人，宇宙大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行蕴中。此处之「行」是非常微细的活动，使人不知不觉。

正光辨正：举凡因身口意造作众业而感得的三种受，再由

想蕴产生欲求接触或厌离或不作为等行，乃至识蕴之识别而起思惟、记忆、贪求或远离等一连串过程，均在行蕴之中，因此行蕴是包括色蕴、受蕴、想蕴、识蕴在内的。众生在世间有身口意行而产生种种受、想，便以为五蕴真实。然行蕴不实，若无身口意行即无行蕴，若无三种受之了别即无行蕴，若无三种受的不断领受即无行蕴，若无六识现行即无行蕴，若无第八识所造成的色身及内外五尘境即无行蕴，因此行蕴的存在必定显示其他四蕴也同时存在；行蕴是由色、识、受、想四蕴和合而显示出来的，本身并无实质；犹如芭蕉，看似实有，其心并无骨干，如果一层一层剥开，终究无实有，因此佛说「行如芭蕉」。

反观证严法师说：「行蕴是迁流造作之意，亦可说是意识思想或行为的造作」，但是行蕴其实是透过第六识、第七识配合造作而成的，是透过六根（含意根第七识）、六尘、六识等十八界的和合运作，才能够成就，不是单由意识思想、行为的造作就能成就的。证严法师将自己错解的十八界法加以任意分割及浅化，终将无法真实的利益座下三众弟子，而又误导了三众弟子，实有过失。

接下来谈「识蕴」及六根。证严法师在《无量义经》第一三七～一三八页云：

眼、耳、鼻、舌、身为前五识，意为第六识。我们的眼睛必须透过视觉神经——眼识的作用去分别，最后还要加上意识，才能产生作用。

我们如果光用眼睛看，却没有应用眼识、意识，就会产生「视而不见」的情况。当一个人专神贯注做某一件事情或与人谈话时，有人从身旁甚至眼前走过，他都会浑然不觉，这就是眼识与意识没有发生作用。

耳根对声尘，鼻根分辨香味，舌根辨别食物的味道，身根则接受外界的感触。五根对五尘，意即是五根的总源头，也就是第六识，外面的任何境界，诸根的感触、分别皆由意识去分别。

正光辨正：单单从这一小段法义中，就可以知道，证严法师根本不懂唯识，根本不懂佛法也，正光一一说明如下：

一者，**视觉神经不是眼识**，何以故？视觉神经是色法，眼识是心法，两者截然不同，因此视觉神经绝对不是证严所说的眼识。眼根可分为眼扶尘根及眼胜义根，眼扶尘根为眼球及其运动纤维等，眼胜义根为眼之神经组织及头脑中掌管视觉的部分，具有传输及变生内色尘相分的功能。吾人眼见外色尘，是因为透过眼扶尘根与外色尘接触，第八识在眼睛的视网膜上显现外相分的倒影，然后透过眼胜义根之神经传输到胜义根头脑中掌管视觉的部分，显现带质境的内色尘相分及引生见分眼识。其中眼识见分分别内色尘相分之颜色、明暗等等，意识再依据过去的经验而判断详细的色彩、明暗、形状、大小的内容，乃至生起贪染喜厌等心行，再由第七识思心所取舍。由此可知，能够显现色尘相，是透过眼根（含眼扶尘根及眼胜义根）与色尘相接触，而引生色尘相分及眼识见分，再由眼识见分来分别相分，让众生以为真实的接触到外境；这事实已经很清楚的证

明眼识不等于视觉神经，所以证严法师所说「视觉神经就是眼识」的说法，非常荒唐、无理，何以故？视觉神经是色法，眼识是心法，不可说为同一法故。

视觉神经（眼根）是色法，眼识则是心法，这个道理无人可以推翻；以此类推，耳根耳识、鼻根鼻识、舌根舌识、身根身识亦皆如是：五根都是色法，五识都是心法，体性各异，所以建立为根与识而有不同；如果像证严法师一样的擅加乱配，将根说成是识，就是唯识学《八识规矩颂》所说「愚人难分根与识」的愚人了。又六根的意根，在唯识学上称为第七识末那，是意识的心根，不是有色根；它能触内五尘境所显示的法尘，因此法尘是依附五尘而有、而显现的，不能离开五尘而有法尘。又意根想了知法尘的内容，遂令意识现行，才能知道法尘的内容，因此意根及意识都是心法，不是色法。此外，在五扶尘根面对外五尘时，五色根的神经能够传输外五尘境的资讯到五胜义根（头脑）处，由第八识配合外五尘境产生内六尘相分，由意根触觉内相分的法尘境而生起作意的关系，才能由第八识不断流注六转识（识阴）种子，因此才能了知内相分六尘境界，由这内相分的六尘境界来与外境五尘境界相连接，而使吾人有能见、能闻、能觉、能知等性；其实众生都只是接触到第八识如来藏所出生的内相分六尘境界，意识觉知心与意根，从来不曾接触到外面的境界相；但众生不了知这个道理，总以为有真实接触到外境，所以把心外的境界执着为真实有，所以就像二乘圣人一样，认为实有外境被自己所接触，就把外境认为真实有。

综合上面可知，视觉神经属于眼的胜义根，色法所摄，此视觉神经具有传输外色尘资讯的功能，能够传输视网膜所显现的外相分到头脑中掌管视觉的地方，接着产生眼识相分与见分，再由眼识见分来分别色尘相分，才能使吾人看见外色尘境，因此眼识是心法，不是色法。此外，在视觉神经传输资讯给头脑掌管视觉的地方，在色尘处就会同时产生法尘，意根想了知法尘内容，而使意识现行及分别，因此意根及意识都是心法。既然视觉神经是色法，当然不是眼识心法了，因此证严法师说「视觉神经就是眼识」，根本违背唯识正理，所说根本就不如法。

若如证严所说「视觉神经就是眼识」的话，那么尸体也应该仍有眼识现行了，何以故？尸体仍有视觉神经故。可是一般人都知道：人于死亡后，意识尚且会渐渐断灭，更不要谈眼识能够现行了，视觉神经仍完美的存在时也一样无法使眼识现行的，何以故？前五识以意识为俱有依故，因此意识断灭后，视觉神经纵使仍然完好无缺的存在，眼识也仍然无法现行。像这样浅显的唯识道理，修学唯识二、三年的佛弟子们都知道，唯独身证「等觉位」（故号之为「上人」）的证严法师竟然不知道，真是可笑！既然证严法师连粗浅佛理都不知道，又如何能够了知甚深微妙之了义法，未之有也！

二者，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做某一件事情或与人谈话时，乃至有人从身旁甚至眼前走过，眼识及意识仍然在运作，并非如证严法师所说：「眼识与意识没有发生作用」，何以故？当专注某一件事或谈话时，眼根仍然接触外境，并且在视网膜产生

外相分，眼胜义根将此讯息传输大脑掌管视觉的地方产生内相分的色尘与见分眼识，再由眼识见分来分别色尘相分，眼识是仍然存在的。而眼胜义根将资讯传输同时，也同时产生了内相分色尘上的法尘，只是意识没有将多数的心行注意在色尘上面而已，所以就不觉得色尘的存在，产生了视而不见的现象，但是意识仍然在运作，只是专注的运作于另一个境界上面，而忽略了视觉色尘的部分，才会有视而不见的情况，事实上意识是仍然存在及正在不断运作着的，不是证严法师所讲的意识与眼识没有发生作用。所以证严法师所说：「当一个人专神贯注做某一件事情或与人谈话时，有人从身旁甚至眼前走过，他都会浑然不觉，这就是眼识与意识没有发生作用。」是完全不如理的说法，因此正光说证严法师不懂唯识、妄说唯识，真是一点也没有冤枉她。

又参禅者进入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阶段，整个心思都笼罩在疑情中、专注在疑情上，专心在参究中，因此忽略了外五尘境。这个时候，就算是眼睛张开，也不见外面的色尘境，因此有「视而不见」之忽略现实事情发生。然而在「视而不见」忽略现实当中，意识仍然不断的现行，不断的专注在疑情及参究中。因此参禅者进入这个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参禅阶段，就是禅宗所说的「银山铁壁，水泼不进」、「骑声盖色」、「黑漆桶」，仍然在参究过程中。由上可知，当参禅者专注于疑情上面用心参究，进入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之忽略现实的阶段，意识仍然是在现行的，意识仍然是有作用的，非如证严法师所说：「眼识与意识没有发生作用。」因此缘故，正

光说证严法师从未经历过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参禅阶段，所以她不懂参禅，也没有证悟过。

三者，佛曾在四阿含诸经中多次开示：「**意根**、法尘为缘生意识」、「一切粗细意识皆**意根**、法尘为缘生」，依照证严法师的说法：「**意根就是意识**」，则这些圣教将必须改为「**意识**、法尘为缘生意识」、「一切粗细意识皆**意识**、法尘为缘生」，或改为「**意识不须意根与法尘为缘即能自己无中生有**」，此中过失是：意识能够自己出生自己，或是无中生有，而非意根触法尘再出生意识。复有过失：同理，前五识从此也可以不需要以意识作为俱有依，或同样可以自己无中生有。但是经与论中都明说意识的出生与现行运作时，都必须有意根作为俱有依，否则岂唯不能运作？根本就不可能有意识出生，所以证严所说严重的违背唯识经论的正理。复有过失：吾人在眠熟等五位中将永远无法醒来、出定，以及将无意根携第八识去至未来世，将会违背世间及出世间正理，何以故？第一点，意识在眠熟等五位会断灭故，如果意根就是意识的话，意根在眠熟等五位中将必定会断灭，因此将无法有醒来及出定等事发生。第二点，意根就是意识的话，人死后，意识就断灭了，因此人死后，都将进入无余涅槃，不必断我见、也不必断思惑，更不必修学佛法，则二乘解脱道说应断我见及我执，都将成为戏论了。第三点，因为意根就是意识，所以人死后没有意根携第八识到未来世，则一切人死后都将断灭，因此证严法师所说的正是断见外道思想，成为断见外道了。如果意根就是意识的话，就表示意识也将会有意根的体性——处处做主，从此以

后，唯识学诸经都将因此被证严法师改写，是耶？非耶？此外，如果意识就是意根的话，还有无量的过失，读者可以从正光上面所说意根、意识种种体性思维、整理、简择，就可以清楚了知，限于篇幅的关系，不再赘言。

由于证严法师不承认有七、八二识，仅承认有六识，因此解释有情八个识之间的关系，必定产生了前后颠倒、自相矛盾的现象，处处错会，完全悖离佛的圣言量以及诸菩萨的开示。因此，证严法师把第七识与第八识都认为是意识心，就严重的违背圣教量，正光建议证严法师先入禅宗求悟；等到证得第八识如来藏，现前体验第八识与意识觉知心大不相同的心性以后，再进而多读经典，融会贯通，才不会产生现在乱说佛法的不好现象；若以自己错解的佛法来为有情众生开示，就是不如法而说，依阿含经典中的定义，是等同谤佛的恶业，证严法师对此应该多加注意才是。

证严法师在种种著作中，还有许多不如法的地方，正光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读者如果有空的话，可以请购证严法师种种著作加以简择就可了知。基于此，正光在此提出建议如下：一者，建议证严法师应该依据佛的经典加以研读及融会贯通，不可再依印顺对经典曲解以后的法义来认取佛经的义理；常见外道误认意识心为常住不坏心是佛所斥责的，证严法师不可再承认意识心是常住不灭的真心；请证严法师莫再随同印顺继续以西密黄教的应成派中观无因论来解说佛法，莫以自己意来妄解佛法，将佛法浅化、世俗化、常见化及断见化。证严法师若能如此，佛门中兴有望，慈济四百万三众弟子有幸；

若不如此，仍然继续以错解的佛法，继续在破佛正法，继续误导众生，命终之后，只怕想忏悔都来不及了。二者，建议跟随证严法师，与她成就破佛正法共业之佛门三众弟子，应以世尊所说的圣言量来简择证严法师所说每一句法语；经过正确的简择以后，就会知道证严法师说法非常离谱，完全违背世尊的开示。既然知道了，就应该远离证严法师的邪见，避免与证严法师成就破佛正法共业，未来世受无量苦，如是之人，方是有智慧之人。

七、结论

从证严法师种种著作中，将其种种错误知见汇总如下：

一者，她虽然说有第七识、第八识，但却是将第七、八识认作意识心的细分，本质上同于印顺的邪见：仅承认有六识。她又将生灭的意识心认为是佛所说不生不灭的第八识心，不离常见外道见。

二者，继承印顺宗奉的藏密应成派中观说法，外于如来藏而说一切法缘起缘灭，本质上是断见外道见，并且还说：「**注东或注西都遥不可及，这是佛陀出以方便的譬喻**」，不承认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及东方琉璃世界、药师佛，否定了大乘法中许多人所信仰的净土法门。

三者，将佛弟子历劫精进勤求的无上甚深了义法——明心见性之法视同世俗法的「启发良知，发挥良能」，说儒家的启发良知良能就是佛门的明心见性，将佛法加以浅化、常见化。

四者，将佛所说甚深极甚深、微妙极微妙的地上菩萨的证量、智慧及福德加以浅化，使佛弟子无法简择证严法师的邪知邪见而造下大妄语业，并且将不再觉得地上菩萨有什么深妙法义与智慧证境的存在，就可能会对诸地菩萨生起轻视之想。譬如证严说：只要对人起殷勤的心和欢喜心，就可以成为初地菩萨了，不需要明心亲证如来藏的见道，也不需眼见佛性而成就身心世界如幻的现观，乃至不需要完成十行位的阳焰观、十回向位的如梦观，也不须精进永伏烦恼如阿罗汉、更不须加修百法明门及发十无尽愿，就可以进入初地，将初地的证境贬抑至如同世俗有修养的人一般的粗浅。譬如只须不对人起分别心，就可以成为二地，不须要努力进修初地所应具有的道种智及烦恼断除，也不须要完成初地的镜相观，就可以转入二地了。乃至将佛地的大圆镜智错乱搭配于六地、十地菩萨的证量上，严重误解六地、十地菩萨无生法忍道种智与福德，并忽略由佛加持十地菩萨完成授职法王子阶段的诸佛加持力。像证严法师这样将佛法常见化、断见化、庸俗化，她的说法如果大力而广泛的流行以后，不仅将会断了佛门四众的法身慧命，使佛法不再有胜妙的法义可言，而且随着证严法师错解佛法以及将佛法世俗化、浅化，佛法将被破坏于无形之中，乃至胜妙的正法将会消灭殆尽。

五者，由于证严法师错误的佛法知见，不知正死位之死亡过程唯识正理，却鼓励大众盲目的做器官捐赠，导致器官捐赠者生前一念善行，死后因为在身上动刀，难耐剧痛、生起大瞋，极有可能因此下堕三恶道。

六者，不知五蘊十八界正理，以错误的佛法知见误导众生，让众生无法证得二乘初果，乃至菩萨初果的证得都会产生严重的障碍。

因此建议证严法师如下：

一者，应实地依据 佛的开示，来简择自己说法，来教导座下的佛门三众弟子往正确的解脱道或佛菩提道迈进，而不是依据己意及印顺的藏密应成派中观错误法义来解释佛法、来误导四众。并于了知后，不再弘扬所有违背佛说的错误的佛法。

二者，凡是有违佛意的著作，证严法师都应该公告周知，并加以回收销毁，不再流通误导众生，这样才是负责任的人，若不如此，多一个人被误导，其罪业即加重一分；乃至著作流通全世界，误导无量众生时，其罪业更加无量，果报更难承受。

三者，应该在公开场所向佛门四众公开忏悔，忏悔自己以往将佛法世俗化、浅化、常见化、断见化，并于佛前日日忏悔，求见好相，方得免除十重戒的大罪。

四者，应效法 世亲菩萨以谤法之舌努力弘扬正法，方能免除破佛正法最重业。

五者，应依真正善知识 平实居士教导的佛法知见，以求真正的明心乃至见性，消弭破佛正法最重业于无形。如果继续以自己错解的佛法、继续将佛法世俗化、浅化、常见化、断见化、继续误导众生，舍寿之后，未来无量世将在无间地狱受无量苦，再回头已经是一百大劫以后的事了。到那时候，得生人中，六万世中贫穷下贱，恒无舌根；待五根具足时，因疑根及

毁谤习气未除，甫听善知识演说甚深了义法时，又因不信的缘故，再一次毁谤，又再度下堕三涂；如是辗转无有出期。

至于正光一番苦口婆心及辨正，还望证严法师明鉴，莫因为被正光一一举示了错误佛法知见而造成自己面子难看、而造成自己名闻利养渐渐流失而起瞋，就不思法义上的正讹，专在事相上做无根毁谤及抵制。须知面子只有一世而已，今世死了，面子就不存在了，何必为了一世的面子而广造未来世无量的苦楚果报？如果经过正光法义辨正之下，证严法师已经知道自己的落处，如果还在暗中继续无根毁谤及抵制，就显得证严法师太没有智慧了。既然知道面子只有一世，里子才是究竟，正应该舍下面子而求真实利益，勤求明心乃至眼见佛性，并为绍继及荷担 世尊正法之家业而努力，如此才能消弭自己大妄语、误导众生及毁谤大乘胜义僧 平实居士之大恶业于无形，乃至更能次第增上，犹如 世亲菩萨一样，于临终时邻近初地菩萨的证量、智慧与福德。如是行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因此缘故，正光一直期望证严法师能够弃舍以往将佛法世俗化、浅化、常见化、断见化的行为，弃舍印顺继承自西藏密宗的大邪见；并于有生之年，努力的弘扬 世尊正法，这样的人才是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才真是佛门龙象，也是众生有幸的征兆；这样才能使 佛的正法永续延传如无尽灯一般的灯灯不熄，世世无尽。

阿弥陀佛！（全文至此圆满）



关于昭慧法师

(二之二)

缘起

从一封有关昭慧的 e-mail 引发的事件内容,我们可以透过「昭慧法师」的言行与信函所表现的心行实质,看清楚她的真面目;



这位所谓的印顺法师得意门生,披着尊贵崇高僧衣外表的昭慧法师,是否心口如一的人呢? 本期我们将证据一一陈列出来,让事实真相自己澄清,以免善良佛弟子被其谎言所误导,更能使被其误导的追随者及时更正错误的认知与说法,回归正道,以免因为学佛的善因缘,却被假名善知识、表相僧宝的假名僧宝所误导,随同造就谤法、谤胜义僧的恶业,那就太冤枉了! 我们也透过此机缘,解析昭慧之心行,作为我们学佛过程的警惕。(编案: 我们已将所有来往信件的内文重新打字,以便您容易阅读;原始信件则影印附列在后,供大家参考,证明并未改易任何一字。又:〈关于昭慧法师〉的「二之一」发表之后,昭慧仍未作回应,所以这一期的「二之二」就如期登出了。)

以伊容(注1)2006/1/14 给昭慧的电子邮件为起点,往前开始回溯。以下是伊容给昭慧法师的电子邮件:

师父

不好意思打扰您

我有一个朋友问说

他想知道有关「佛化婚礼」

是否有经典典故呢？

这个朋友..其实是大小橘的干爹....

他是一个律师

他和他的妻子

住在木栅

以前大小橘就一起在那边流浪

他太太每天下班都会去喂养大小橘

后来因为大橘受伤了

才连络中途

带大小橘去医院

因为他们俩实在很亲人

他太太后来也舍不得再放他们回原地流浪

正好当时有中途可以接手

所以大小橘就开始送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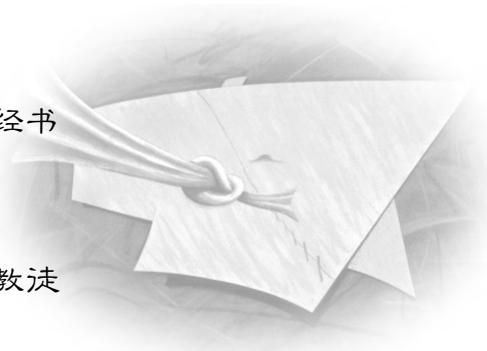
其实我跟他太太比较熟

她经常抱怨她老公整天都看经书

都没有时间陪她

所以我一直以为

大橘的干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不过有一次我带大橘去他家玩
才知道他对师父的印象并不好...汗
我原先只以为他是因为师父偶尔会接受媒体采访
乃至上座谈节目
因为谈的都是一些有争议性的话题
或许是因为这样不符合他对出家人的“期望”
所以对师父有误解吧

不过刚刚我和他 MSN
才知道原来他是萧平实的信徒...

其实我并不知道谁是萧平实
刚刚用 Google 搜寻了一下
才知道他有写过一些批评导师的文章
大橘的干爹认为
依昭慧法师的“个性”
如果不觉得理亏
那怎么可能会不闻不问...

不过我刚刚搜寻
也有找到师父提到不愿意评论他的电子报
但是我并没有转给大橘的干爹看
因为我觉得对他口中的萧老师
实在是非常的深信不疑

我搜寻到的文章里

<http://www.a202.idv.tw/a202-big5/Book0-9/book999-1.htm>

萧先生：额〔编案：应系额字之误〕下得珠，发明智慧！...
于家中闭关，摒绝一切外缘，苦参 19 天后，破参！

<http://www.a202.idv.tw/a202-big5/Book0-9/book999-12.htm>

自称为：胜义菩萨僧.....

可能我太没耐心

看到这些简介

实在不想再看他的文章了.....><

<http://www.a202.idv.tw/a202-big5/Book0-9/book3004.htm>

好像离题太远了...

不好意思

打扰师父了

最后附上一张柑骂小朋友的照片^^

希望 22 号那天，我可以尽量提早带他们到学院去了

伊容

以下是昭慧于 2006/1/17 回应伊容的电子邮件：

伊容：

婚丧喜庆的所有仪式

都没有经典的典故

所以都只是依佛法的精神

贯串于仪典之中

给苦难人生以一份真挚的祝福



萧平实曾于**十多年前**写信给我〔注2〕
我回信简单告知
他的说法错误太多
我无暇一一于函中纠正
因此请他来找我
我会当面一一告知他错在哪些地方
从此他**不敢再来信**〔注3〕
我还以为从此眼根清净了
不料我发现此人无聊至极
他的书不断寄过来
我又明明知道他的**程度欠佳**〔注4〕
叫我如何能拿宝贵时间翻阅它并指正其错？
当一个人程度太差时
不断纠缠你要你回应
你只会觉得甩都来不及甩开了
还会有**兴趣回应他吗**〔注5〕
我不认为叫得大声就表示道理在他身上〔注6〕
我不认为他已构成了对导师思想多了不得的威胁
而且萧某人说错了
我从不**会一遇到挑衅就立刻回应**
而是审慎评估
看对方**值不值得让我将他当作一个对手**〔注7〕
这就是虽然他千方百计挑衅 骚扰
但我连看都不看他的书

就将他寄来的书丢到垃圾桶的原因

我没时间点入萧平实的网站来阅读

原因就在七个字：不值得浪费生命

你不妨将我的以上想法

转告你的朋友〔注8〕

至于对我印象好坏

那是小事

我若在意人对我的观感

早就不敢**横冲直撞**了〔注9〕

谢谢妳的告知！

22日欢迎带大小橘

昭 覆

注1：伊容乃是法界卫星的一名女记者。

注2：昭慧记错了，是八、九年前而非十多年前；并且是昭慧先寄信给平实导师，不是平实导师先寄信给昭慧。我们将昭慧与平实导师、詹居士、伊容等之间的信件往来，按照时间列表如下。正觉同修会将平实导师的论著，在新书出版以后寄赠给佛教界各大法师（含昭慧与圣严法师）结缘，而昭慧在1997年11月3日寄来第一封信，于2006年1月17日写的这一封信距今乃是八年多，若依平实导师回信给她的日期来算的话，仍是八年多，显然昭慧对于

这个部分乃是记错。这虽是小事，但可以看得出来昭慧自认为严谨的学者，显然举证论著的时候非常不严谨。不仅时间没有说对，连谁先写信给对方的次序也错误，如此作法显现出两种可能：若不是所说所作不严谨而马虎做事，就是故意说谎误导别人。表列双方来往信件明细如下：

寄信人	收信人	日期	备注
昭慧	平实导师	1997/11/3	昭慧首次来函，信中提出互相切磋法义的要求，平实导师未立即接受。
平实导师	昭慧	1997/11/9	平实导师回复
昭慧	平实导师	1997/12/17	昭慧二度来函，希望未来有缘见面时可以互相勉励。
平实导师	昭慧	1997/12/23	平实导师回复
昭慧	平实导师	1997/12/26	昭慧三度来函，愿意面见平实导师「恳切面谈」，但平实导师认为她的法缘尚浅，尚未到可以费心面谈的时节，故暂不回复。
平实导师	昭慧	1998/2/11	寄给昭慧《真实如来藏》书中扉页题赠之文，作为对昭慧去年来函表示愿意「恳切面谈」的回复。
昭慧	平实导师	1998/2/28	昭慧读过《真实如来藏》后寄

			来卡片，第四度要求见面切磋法义，但 平实导师认为缘犹未尽，仍不予回复。
詹达霖居士	昭慧	2000/7/19	詹达霖居士请求昭慧针对《楞伽经详解》第三辑的内容，针对 平实导师评破印顺法义的事情加以破斥。
昭慧	詹达霖居士	2000/7/23	昭慧回复詹达霖居士，信中要求 平实导师放马过去。此信后来辗转来到 平实导师手中，因此 平实导师开始在书中将印顺与昭慧名号同列，说其错会佛法，等待她回应。数年来一直没有她的任何回应，只曾听闻她私下的种种谎言，但她一直没有落实到文字上，故 平实导师都未予理会，只在书中继续评破印顺的邪见。
伊容	昭慧	2006/1/14	伊容之询问
昭慧	伊容	2006/1/17	昭慧回复伊容
陈志杰师兄	何老师	2006/2/16	寄给何老师的电子邮件：释昭慧的覆文令人遗憾
何老师	陈志杰师兄	2006/3/1	寄给陈志杰师兄的电子邮

			件：请转知昭慧道歉
陈志杰师兄	伊容	2006/3/4	寄给伊容的电子邮件：请转知昭慧道歉
陈志杰师兄	伊容	2006/5/2	关于向昭慧的转达

由以上的文件顺序与大约说明，已经可以大概了解真相了。

注 3：昭慧说 平实导师「从此不敢再来信」，事实是否如昭慧所说呢？我们看前面所列表，及附件所示的信件原文影本，可以很明显的证明：其实是昭慧妄说，是她先寄信给平实导师，并且是她自己主动邀约，前后共有四次，都是由她主动邀约而被 平实导师婉拒，平实导师认为她的慢心还在，得度的因缘尚未成熟。在她第三次邀约相见时，平实导师更回信说「然缘未熟，容缓图之」，不允相见；后来昭慧又寄来卡片第四次提出「诚挚希望能与大德切磋法义」，然 平实导师仍然拒绝相见，因为 平实导师认为她不是为求法而约见，只说是切磋，认为她的悟缘未熟，所以不见，仍需继续等待缘熟相见的时机。如今昭慧却大言不惭的说是 平实导师主动写信给她，又说 平实导师后来不敢去信，她说的每一件事情都与事事权部相反，想以这种说法来颠倒事实而误导别人。如此言行不一的作为，乃是犯妄语的轻戒，实不可取，妄语后若半月内不曾忏悔，如今早已是大罪了！今天借此因缘说明事实真相。也需要请问昭慧：您所提互相勉励之言，是世俗客套话

呢？还是真心诚意的说法呢？若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话，乃是世俗人所言，非佛法中人所应为。若是真心诚意的邀约，却在晤缘未熟而被暂时婉拒时，作出种种前后颠倒、违背事实的说法，您是恼羞成怒？还是虚情假意呢？读者阅读过双方来往信函后，前后比对，自可了知。

注 4：昭慧说 平实导师的程度欠佳。但是究竟是谁程度欠佳？若是说世俗巧言佞色的技巧，或者虚情假意的作法作得欠佳的话，那 平实导师真的是欠佳，确实不如昭慧。因为 平实导师心口如一，直来直往，从来不以虚言假语对人，都不做表面功夫。若说佛法的证知与见地，昭慧更无可想象了，昭慧连我见都断不了，仍住在声闻见道所断的见取见中，以斗争为业，常在世俗法及佛教表相上与别人斗争，而不是在法上辨正法义以教学人、以护佛教，正是未断我见的人；我见、见取见尚且未断，更别说是佛菩提见道的亲证如来藏了！何况是道种智的亲证呢？您自己程度差，还说胜己者差，经论中说这种「实无其德，谓己有德」，反而令心高举，这是标准的「邪慢」，也是慢过慢；如此行为，心怀染污，随恃荣誉，形相疏诞故，名之为憍。「憍、慢」皆俱，不应该是清淨的佛教法师之行为，这其实已经彰显您自己的程度欠佳，不该反说别人程度欠佳。若论佛法义理的程度，可以从昭慧所写的论文看得出她佛法知见的程度差到哪种程度，请看注 6 与后面的解析，就可以看得出昭慧颠倒事实、憍慢、见取见等邪行。

注 5：昭慧说她没有兴趣回应 平实导师，事实真的如昭慧所

说吗？事实上是昭慧妄说不实之言：她先寄信给 平实导师，并且前后总共四次主动邀约 平实导师面见言法，平实导师都因为她不是为了求法，而是为了夤缘，所以观察因缘而四次推迟面见的时机。所以，她说没有兴趣回应 平实导师，都是与事实相反的谎言；由双方来往的所有信件中（如后所附信件打字本及原本的影本），可以证实她的谎言。她自己程度欠佳，却说 平实导师程度欠佳，以此说法来掩饰自己的程度卑劣、内涵匮乏；若真的如她所说的「甩都来不及甩开了」，为何却先寄信给 平实导师？为何在平实导师回信以后就立即回信给 平实导师？为何又在信中要求面见讨论法义？为何当 平实导师说「然缘未熟，容缓图之」后，她又以关怀生命协会的卡片，第四次表达求见的意思；卡片中总共只有四句亲笔字，她如此说：【承赐赠「真实如来藏」乙书，必当仔细拜读，更诚挚希望能与 大德切磋法义，于菩提道上互相勉励！】然后是亲笔签名：「昭慧合十 87.2.28」，她仍然希望 平实导师接见她。但她第四次的邀约，仍然得不到 平实导师的允诺，乃至不回信给昭慧，因为她不是为了求法，而是说「切磋、互相勉励」，平实导师认为她证悟得度的因缘尚未成熟，故加以默置，继续等待缘熟的时机，但她却因此而恼羞成怒了！详见后附她最后的来信（卡片）。若她这些话只是虚应故事的客套话，那也未免有失「诚挚」，乃是心口不一之言，所以昭慧说她没有兴趣回应 平实导师，其实是心口不一之行为。若以「言行不一、心口不一」

的程度来说，平实导师从来心口如一，在言行不一上面确实一直都做不到，所以远不如昭慧，无法相提并论。由昭慧常常请求面见平实导师，而都被平实导师以缘未成熟的缘故婉拒的情况来看，她真的是「没有兴趣回应」平实导师吗？但她后来却一再的对别人打诳语，说她不想回应平实导师。事实上反而是平实导师一再的婉转拒绝回应她。

从另一方面，若以佛法的程度来说，昭慧的程度在哪里？所说、所著、所言皆言不及义，连见取见都断不了，我见都仍在，又连破邪显正救护众生的事情都不敢做，眼见平实导师不断的出书破斥她的藏密应成派中观邪见，却从来不敢具文破斥平实导师的「邪说」，不愿救护正觉同修会数千位众生，多年来都只能够以「不屑回应」……等推托之词而回避自己所应做的破斥邪说的重要事情，不肯担负起佛教法师破斥邪说的义务，一再的回避责任，显然是力有未逮、智慧欠缺而导致的。像她如此粗浅的、还没有断我见的程度，是佛法中尚未入门的凡夫，正是佛法中的下下驷，却反说已亲证般若、解脱智的平实导师是下驷，还敢大言不惭的私下指说别人「程度欠佳」，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此外，昭慧在回给詹姓佛弟子的信中说：「请萧平实放马过来。」后来这封信辗转来到平实导师手里（如附件所示），平实导师因此而交待执事者，把昭慧从本会例行寄赠给佛教界重要人士的赠书名单中删除，不再寄赠新

书给她，并且开始在书上对她指名道姓的放马过去，但她仍然不敢回应。这与她以前每一封信必定回应的情形大不相同，也与她要求平实导师放马过去，意谓一定会加以回击的表相，完全不符，显然是色厉内荏的表现。以前每逢他人评论就立即回应，不论当事人在佛教界有无名声，也不论对方在佛教界的地位多么低下；譬如默默无闻的锺庆吉先生，在自立早报的星期日「自立讲台」专栏上评论印顺，并不是评论她，她就立即着文回应，并且抓住对方语言不雅的小辫子猛攻，却回避文中的内容，都不回应辨正。像这样的事例：对于佛教界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文章，她都可以立即回应，却对佛教界极为闻名的平实导师，说是不值得回应，岂不是其心痴迷、其行颠倒的行为？

注 6：昭慧说：「我不认为叫得大声就表示道理在他身上。」

昭慧这句话倒是说对了，但是，到底是谁叫得最大声呢？道理是要以文字留下记录来说明而详细清楚证明的，不必在事相上大声叫喊的，譬如解脱道的断我见及三缚结，又如亲证无余涅槃中的实际……等；又譬如对于亲证真心实相如来藏的法义与行门，以及证悟般若以后的进修十地成佛之道等等，平实导师对于亲证之法义而写出来的文字著作，已出版的书籍已经超过五、六百万字了；您昭慧若认为错误太多，如今经过那么多年了，印顺及您的法义已经被破斥得体无完肤了，但是您昭慧的辨正或说明在哪里呢？总不能八、九年了，您还是每年一样叫得很大声：「我

太忙了，他们程度太差，下驹对上驹不公平，浪费太多时间……」等等。为何还是一成不变的用这些托词、闪躲之辞大声喊叫呢？八、九年了，昭慧有的永远都只是推托之辞，没有一丝一毫的法义辨正，是否自己「看不懂，程度太差」？还是于理有亏而无法作答呢？至于解脱道的断我见、断三缚结及亲证三果与四果的实修内涵，平实导师也即将从今年的八月底开始出版《阿含正义》，总共七辑，计一百一十万字，将会每隔二个月出版一辑，把佛菩提道的亲证者一定能兼证的解脱道智慧显示出来。返观昭慧的著作，册册言不及义，连我见与见取见都断不了，也无法证得如来藏——四阿含原始佛法所说的本识——无余涅槃的本际。并且处处否定原始佛法中世尊所说涅槃本际的本识，使她所认知的涅槃成为外道的断见，却一直在事相上大声叫喊说：不想理会平实导师！这岂不是使她的讲法处处显示色厉内荏的真相了吗？所以她的讲法不免被人怀疑。若以佛法的程度来说，昭慧的程度在哪里？所说、所著、所言能否符合四阿含原始佛法？能否符合般若诸经中的真义？而她十几年来所说、所写的书籍，都是言不及义，连见取见都断不了，如此程度还敢大言不惭的说别人「程度欠佳，所以不想回应」，世间有这种道理吗？但她几年来却敢私底下而不是写在书中「大声」胡说，心态确实值得佛门四众怀疑。当一个未断我见、三缚结的昭慧，当一个未证佛菩提的见道所应证的如来藏的昭慧，可以自称为上驹，那么已经亲断三缚结……等等，

并且已经亲证佛菩提的道种智的 平实导师，应该是她所说的下驹吗？恐怕佛门四众都会说她是颠倒见吧！我们看释昭慧于：「印顺长老与人间佛教」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中提出的一篇文章〈「三乘究竟」与「一乘究竟」——兼论印顺导师由缘起性空论以证成「一乘究竟」的可能性〉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她自己对此法义的无知程度：

民国八十九年间，印顺导师因病安养于花莲静思精舍，笔者常至静思精舍向导师礼座请安。有一回（日期已忘）笔者于静思精舍请教导师：

「在大乘佛教的发展中，有两个不同的见地，一是认为三乘究竟，一是认为一乘究竟。中观学者与唯识学者都认为三乘究竟。例如，唯识学不否认有定性声闻与定性缘觉；中观学，最起码《般若经》，对于阿罗汉的求取解脱，并没有完全否决掉它。至于以「化城」来形容二乘涅槃，告诉他们那只是过渡的休憩站的，那已是《法华经》了。就着法理而言，应该确实是有些人，就此入正性离生，以后就逐步进证诸果，迈向解脱；解脱之后，因为心依于身，所以还是有余依涅槃；若已交身灭智，便是入无余依涅槃，尔时『不受后有』。既没有后有之身为心所依，又当如何发菩提心？心要依于何处而发菩提心？」他老人家听了，笑一笑说：「还是一乘究竟。」52〔编案：原论文注脚〕

显然这是印顺导师不变的信念——他确信：所有众生都应该能圆满成佛。但由于老人没有针对上项疑问，

来解释何以「还是一乘究竟」，因此笔者依然把疑问摆在心里，希望得空全面了解佛教思想史上有关「三乘究竟」与「一乘究竟」的争议，并依导师所宗本（当然也是笔者所遵依）的缘起性空论，来探索「一乘究竟」的可能性。

52 释昭慧、释性广，〈出世与入世的无诤之辩——评如石法师之「台湾佛教界学术研究、阿含学风与人间佛教走向之综合省思」〉，《世纪新声——当代台湾佛教的入世与出世之争》，台北市，法界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四月初版，三十六页。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昭慧对于无余涅槃的本际——第八识的义理，还是属于无知摸索的阶段，在她请问印顺的时候，印顺的回答也很有趣：「还是一乘究竟」。这可以说印顺明显的知道「还是一乘的道理究竟」，但是基于面子问题，不能承认这个事实，所以不改变以前书中谤佛谤法的说法，您昭慧当时自己不懂，听了以后还是迷糊得很，全然不能了知无余涅槃的本际内涵与印顺的话语之意，到了 2004 年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依然如故，竟也可爱的写在论文中昭告天下，您的迷惑，看似倒也坦白，但是私底下却将自己程度太差的事实，反说成为平实导师程度太差，如此「表里不一」的作法实在不可取。

再举一例说明昭慧的佛法程度多么差，昭慧曾经于 2005/4/16 参加台大哲学系举办的「佛学方法论学术研讨会」有发表过一篇论文，在论文集的页 99-100 发表过下列的文字：

故笔者曾综合经义，而为「中道」一词，作了如下的定义：

「在可见闻觉知的因缘条件之中，无私地作相对最好的抉择」。

言「可见闻觉知」者，预留了感官、认知有其局限的伏笔。行为主体必须意会到：这些「可见闻觉知」的因缘，并不穷尽所有因缘，所以在作抉择之时，不敢自诩所有的抉择都是「绝对真理」，而只能谦逊地承认：这是目前为止「相对最好」的选择。这种谦逊的态度，纵使不能保证其选择之绝对正确，却可减少固执己见而重复犯错的机会。

从这里昭慧对于「中道」的定义，就可以知道她对于佛法的知见如何的贫乏，姑且不论佛法，单从世间的逻辑来论，就已是漏洞百出，既然她说：【作「相对」「最好」的「抉择」】就已经处处落入两边，属意识相应的法，却还敢大言不惭的说 平实导师的程度太差，自己乃是「上驷」，不屑与 平实导师「下驷」论法，就可以证明她自己的颠倒行为。却敢叫得很大声说：「这种谦逊的态度，纵使不能保证其选择之绝对正确，却可减少固执己见而重复犯错的机会。」显然证明了她自己非常「不谦逊的态度」，想要「减少固执己见而重复犯错的机会」只是痴人说梦话，仍然「重复犯错」（编案：先前颠倒事实而误导詹居士，后又再次颠倒事实误导伊容，如后所附信件可知），今借此因缘将昭慧的言行披露出来，希望能够警醒昭慧，望其

能够尽早改过之前错误的说法与妄说，以免继续误导众生。

注 7：昭慧说：「我从不会一遇到挑衅就立刻回应，而是审慎评估，看对方值不值得让我将他当作一个对手。」若对方不值得当对手的话，就不为对方解说法理、加以救护，那她的慈悲在哪里？显然是没有慈悲心的。她是以法义的探讨，当成诤胜的对象来看，才会有「对手」二字可言，显然她心中没有慈悲心、没有想要救护走错路的人们，纯粹是从自身利害来考量这件事的；反过来说，如果是理亏而没有胜算，那正可以是一个改过的好机会。身为修行人，不该从世俗人的观点来打烂仗、和稀泥，修行人的作法应当理智探讨法义：对就是对，详细说明清楚；若有错，马上承认，马上修正错误的讲法，如此才符合佛所开示「护持正法」或者「忏悔」的善法真义，哪还需要审慎评估该不该回应？这显然是昭慧的诤词，规避自己该负的导正世人对世尊法义误解的职责，有失其身穿僧伽梨的职责，也愧对于身穿世尊所传僧伽梨的恩德。如果她自知理亏而肯承认的话，就是平实导师接见她的时候了，因为那时她已经具备得度的因缘了。所谓的得度，是说断我见、三缚结，或是进一步亲证涅槃实际的第八识如来藏。但她一直都在强词夺理，所以平实导师认为她还没有得度的因缘，就推迟相见的时间，以观因缘。这却是她从来都不知道的事实，还一直因为自己有大名声却得不到平实导师接见而气愤不平。

注 8: 昭慧说:「你不妨将我的以上想法, 转告你的朋友。」

因应昭慧这个说法, 所以我们作出回应说明, 以免她不断的继续「叫得很大声」而误导他人, 断了他人的法身慧命。

注 9: 昭慧说:「我若在意人对我的观感, 早就不敢**横冲直**

撞了。」讲这句话, 真可以说是勇气可嘉, 但是还需要智慧作为勇气的依循, 否则与世俗人的莽夫有何差别呢?

真正的大勇并非「横冲直撞」, 真正的大勇乃是勇敢的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认错, 面对邪说能够勇于护持正法摧邪

显正; 如此不畏强权, 才是大勇。但是昭慧横冲直撞的对象都是经过选择的, 譬如对默默无闻的钟庆吉居士, 当钟

居士写文章评论印顺时, 昭慧很迅速的写了长文登在自立早报周日的「自立讲台」专栏; 但是却恐怕 平实导师回

应她的文章, 多年来对于 平实导师评论印顺法义处处错谬的事情, 全都避不面对, 从来不能在法义上来往辨正。

不但如此, 她对钟居士文中所说的法义部分, 全都避而不答, 专在钟居士文章中不雅的文句上, 抓住这个小辫子穷

追猛打, 所以她确实是不依道理而横冲直撞的, 全然不像平实导师专在法义上辨正而从来不做横冲直撞的事。所以

她的横冲直撞, 是专捡不如她的人来做的, 也是专在事相上来横冲直撞的; 所以现在她只能拿横冲直撞的当年勇,

炫耀自己, 借以笼罩伊容。昭慧绝对没有能力回应 平实导师的弟子们所提出的法义辨正, 更别说是

对 平实导师作法义辨正了, 当然这回她是不再敢横冲直撞的了! 所以她对伊容师姊说这句话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即使编者在这

里如此公开以文字这样激怒她，她也是不敢以文字登在月刊上对平实导师提出法义辨正的；可以料到的是：她将继续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来度过这一段时间，期待事件渐渐的平息而被大众渐渐淡忘。

以下是陈志杰师兄于 2006/2/16 寄给何老师的电子邮件：
释昭慧的覆文令人遗憾。

何老师大鉴：

虚线底下，是学生跟一名法界卫星记者的往来信件（其中包含释昭慧的覆文）〔编案：即上述的电子信件〕！由学生信件内容可以看出对萧老师的法还处于摸索、思维、检证阶段，无法直指他们痛处，惭愧～

到同修会学法已近半年，深深体悟到学习般若大法真的是障碍重重，学习菩提道真的是业障现前，现在工作份量加重，外缘变多，功夫不进反退，汗颜…希望可以早日见性开悟，消除性障，作师子吼，以报佛恩。

最后，我们只有第一堂课称「南无平实菩萨摩訶萨」，现在都没有了，很令人遗憾；既然都在同修会上课了，就应认定萧老师为大善知识（至少已经破牢关、参透末后句，不然怎么教我们），称之菩萨摩訶萨，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是啊！

惭愧学子

陈志杰 拜上

%%%%%%%%%%%%%%〔编案：所有人的网址都加隐覆而不公开，保护每一个人的隐私权。〕

何老师大鉴：

很遗憾～朋友转寄的信，没有原始的「回信日期」，但可以确定的是，大约在 95 年 1 月 14 日至 17 日之间。

检附 2 封 email 原始档给 您，敬请卓参。

学生 志杰

拜上

2006/02/16

以下是何老师 2006/3/1 寄给陈志杰师兄的电子邮件：请转知昭慧道歉。

志杰师兄：阿弥陀佛！

关于昭慧电子信件所说的事情，与事实完全颠倒，她并企图以蔑视他人，掩饰法义的不能自圆其说，若不告知或公布其行径，会继续误导他人，今如是回应：

- 一、请您透过伊容转知昭慧：必须在二个月内来正觉讲堂向萧老师当面道歉，因为她的说法与事实百分之百颠倒。
- 二、当面道歉时间，由伊容透过您与我约定。

三、私下道歉的事，不作文字上或言语上的公开，以免
损及她的名声。〔注 10〕

四、从讯息传到时起算，以二个月为期，她若没有亲自
前来道歉，后果将在四个月内实现，由昭慧自己负
责。

承化 合十

2006/3/1

注 10：我们不希望昭慧三番两次的妄说、扭曲事实而误导别
人，因此给昭慧一个道歉的机会，希望她能够停止如此的
误导行为，及时更正自己错误的见解与行为，所以在此之
前一直为这件要求她道歉的事情保密。现在她已间接放话
说不会来道歉，而保密的时间也已经超过了，所以现在开
始公布真相。

以下是陈志杰师兄 2006/3/4 寄给伊容的电子邮件：请转知
昭慧道歉。

橘姊：

今天下午已和你谈过此事，请转知昭慧法师私下道歉。

如造成你的困扰，再次致歉。

陈志杰律师 Jack Chen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大勢至法王子，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专为忆，一人专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忆，二忆念深；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以下是陈志杰师兄 2006/5/2 寄给伊容的电子邮件：关于向昭慧法师转达。

橘姊：

离上次寄信，已经快过二个月了，不知昭慧法师有没有回应。如果有，请告诉我一声，好作安排；如果没有，那我就向老师们禀报。

平心而论，我觉得很可惜；昭慧法师身为佛门龙象，理应有能力正确判断孰正孰非；而佛经上不也说，菩萨对于外道典籍悉能通达；也就是说，应该要对外道典籍有

能力，且会花一点时间涉猎；如果昭慧法师认为萧老师的法有错误，而属外道，也应该花一点时间看看，而不是把它〔它〕弃置于垃圾桶。

萧平实老师的法义的中心思想在于---如来藏，跟楞严经的教义相符，也跟玄奘〔奘〕大师所传成唯识论契合。印顺法师否定如来藏思想，昭慧法师既然师承印顺一脉，我相信一定也会有很多印顺传下来的理论基础，但如果萧老师的说法有误，昭慧法师理当有能力，且应发悲愿来拯救，不是吗？四弘誓愿不也讲：众生无边誓愿度。如果昭慧法师真的不想浪费生命在看萧老师的书、在法义辩正上，那岂不是让我们这些萧家班（就台湾地区，应该已经破万人了吧，以后只会更多，不会更少）沉沦生死？难道眼睁睁看着别人沦落地狱？这样是发过四弘誓愿的出家众所应为之的吗？

万一昭慧法师认为萧老师的法义正确，现在也不用公开道歉，私下来请法不就得了，别人也不会知道，我保证正觉同修会的长辈们也不会公开宣称。

其实亲教师给的期限迫近，但我想在还没有回复前，事情仍有转寰〔圜〕余地；以上是我真诚的想法，请务必转知昭慧法师。

这周六下午我要去同修会上课，如果可以，希望在周六上午前，给我一个回复。麻烦了~〔注11〕

Jack Chen

五陰十八界，涅槃〔槃〕如來藏，般若道種智，函蓋一切法。

一切最勝故，與此相應故，二所現影故，三位差別故，四所顯示故，如是次第現。

具足解脫道，及佛菩提道，求正覺佛子，一切應受持。

注 11：陳師兄真誠慈悲的再一次提醒，希望昭慧把握最後機會，然而昭慧不願私下懺悔道歉，因此我們在本期公布所有的信件，讓大家一起檢驗這個人的言行，希望能使真相大白，以後不會再有人誤信她的妄語，以免再有人跟着她繼續造作無根誹謗之業。

以下信件乃是詹達霖居士 2000/7/19 寄給昭慧信件之內容（原信件影本如附件）：

上昭下慧法師法鑒：

首先在此向法師問安。再者要打擾法師清修，請問法師一件非常嚴重之佛教思想大事，想知道法師見解如何？

末學不久前在金石堂書局購買一本由蕭平實老師所著作之楞伽經詳解第三集，詳細閱讀一番，發現作者在書中對許多大法師修行見地之批評，尤其占大部份是批評上印下順導師。書中又說「法雨集、妙云集」中知見錯誤極多，對印公導師所主張佛教思想「緣起性空」是免無角法，是無因論，是斷滅論……等等。作者主張要

回归如来藏思想……。现在末学与有些人对这争议极大：震撼佛教界，两种皆〔截〕然不同的思想与见地，分不出何者是与非。

末学在媒体上与「人间佛教试炼场」书中，知道法师您是上印下顺导师得意门生，护持导师弘扬佛法不遗余力，现今有萧平实老师要以「如来藏」思想摧灭印公导师之「缘起性空」思想。在其书中有详细的述说，法师可阅读过否？不知法师您对此看法如何？

印公导师年老色衰，不宜辩解，您是导师之门生，应该站出来写文章来反驳萧老师的言论，以维护印公导师之思想主流地位、名声地位。不然将来对导师之思想体系，将出现极大之影响，也会造成佛教界深远的争议，敬请法师护法护教，摧邪显正，挺身述文公开给予辩正，未知法师高见如何？为正法之请求，请予指教开示。

敬祝

法安

末学詹达霖

合十敬上

89.7.19.

以下信件乃是昭慧 2000/7/23 回复詹达霖居士信件之内容（原信件影本如附件）：

詹居士惠鑒：

大函已于昨日由法界出版社轉來，謝謝您對印公思想與正法的热心！

您擔心蕭平實先生以「如來藏」思想攻擊印公「緣起性空」思想之言論會讓人「分不出何者是是非非」，希望我站出來寫文章反駁之，以維護印公思想的「主流地位與名聲地位」。我以為：您太抬舉蕭先生了。

早在數年前，蕭先生即熱心寄贈所著書籍給我，我隨意一翻，沒時間細看，但仍發現其佛學思想很不成熟。原來大乘三系各有其完整之思想脈絡，但他因欠缺佛法之正規訓練，自學自研又自信滿滿，以致於把這些截然不同的思想「放在一鍋炒得像面糊」。〔注 12〕

我基於禮貌，為其贈書而去函致謝，不料他竟然洋洋洒洒覆一長函，稱贊我一番，並意圖說服我改變思想。我連回函細數其過的時間都擠不出來，因為這些錯誤太嚴重，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而我又其忙無比，哪來那麼多時間與他「你來我注」一番？所以只好簡覆告知：他的思想有太多問題，无暇於紙上細說，如其有意了解，歡迎面談（這些函件，至今猶存）。〔注 13〕

我的做法很清楚地擺明了：要他「儘管放馬過來」。〔注 14〕從此我的眼根清淨，不再收到來函之干

扰。他们单位也很可爱，常常寄其著作过来。然而对他深感抱歉的是：我不再回函致谢，而是翻都不翻，就把它交给字纸篓，拿来资源回收。所以你说他的「楞严经详解」，我很像也收到过一本，但只看了封面一眼，转身就放入字纸篓中了。

三十几岁时，常常看到人胡说八道以伤害佛教、正法或师长，立刻披挂上阵，「杀它个片甲不留」。一转眼，我已四十好几岁了。生命忙碌而短暂，愈来愈觉得：要作有意义的发挥。我不是从狮子变成了绵羊，我依然骁勇善战，而且十余年来，战斗力有增无已。但我不再「有声斯响，有来必应」，而是挑一些真的构成对佛教、正法或师长威胁的场子应战，其他，有的只是小小挑衅，有的实在程度太差，我就来个相应不理。

你想想看：天下的无聊人士、无聊言论如此之多，我难不成还要一一奉陪？以上驷对下驷，然后忍受对方没完没了、纠缠不休的回应，让旁人觉得两造正在「捉对厮杀」，那不是让对方觉得「正中下怀」吗？四十岁如果还玩三十岁的把戏，那我的人生也未免太不长进了。（注15）

萧伯纳说过一句名言：「对人最残忍的态度是不理他，对他冷淡，对他藐视，这是最大的藐视！」

我不是存心残忍对诗或藐视萧先生这个人，但

是，早在數年前那次覆函之後，我就拿定主意：不理他，對他冷淡。〔注16〕

至於你所担心的，印公「主流地位、名聲地位」的問題，我一點也不覺得那是問題。這不只是我不把蕭先生的「思想」當作對手，而是：印公從不在意他的「名聲地位」或「主流地位」。他一生研究佛法，單純只是要「為佛教而學，為眾生而學」。不接受他的思想的人可多着了，我們犯得着為此而大動干戈嗎？蕭先生大談「如來藏」有啥稀奇？青海無上師還大談「上帝」呢！還不是跟着數以十萬計無怨無悔的崇拜者？〔注17〕

「人將自傷也，其何傷于日月乎？」對這些在自戕其法身慧命的人，多一點悲憫，少一些氣惱，這大概比較符合四十好幾的敝人心境吧！

謹祝

淨安

昭慧 合十 89.07.23.

〔郵戳 89/7/24〕

注12：昭慧所謂的「佛法的正規訓練」是如何呢？她自己乃是其所說「正規訓練」的翹楚，但是昭慧所說所著的內涵，都言不及義，內容却是乏善可陳，所說錯誤百出，如前注

6 举证即知，如果是这样的程度叫做正规训练的高材生，那真的是不训练还好；因为充斥邪见故，愈训练离佛所说的愈远，这种所谓的「正规训练」，不要也罢，错误邪见充斥，只有离佛法的亲证愈来愈远。这也是昭慧因为没有正断我见，又没有亲证实相的原因，所以不懂唯一佛乘的道理；且佛法法义内涵与道次第都清清楚楚毫无紊乱，但她因为没有实证才会有此想法，在她凡夫的脑子里面才会认为「炒得像面糊」一样，由此句得以证明她是无明所障的凡夫，也不知道 平实导师之前回信的开示（编案：见附件 平实导师 1997/12/23 回信）：【「缘起正理」，若无第八识为依据的话，那与断灭见的外道无异。】印顺、昭慧等人将一切都是说成「一切法空」，这样的断灭见才是将佛法「放在一锅炒得像面糊」。

注 13：昭慧自己有意想要面见 平实导师，却在此故作轻松姿态的说「如其有意了解，欢迎面谈」，然 平实导师观其因缘未熟，故已说「然缘未熟，容缓图之」，意思是：面见之事以后再说。如前注 3、注 5 已经解析清楚了，因篇幅有限，此处不重复赘述，我们从来往函件的事实证据中，知道实际情形乃是昭慧想面见却被婉拒，故颠倒而说。

注 14：昭慧回复詹居士的信中说：「要他尽管放马过来。」平实导师因应昭慧的要求，并且开始在书上对她指名道姓的放马过去，但她仍然不敢回应。这与她在此信中要求 平实导师放马过去，意谓一定会加以回击的表相，完全不符，显然是色厉内荏的表现。以前每逢他人评论就立即回

应，不论当事人在佛教界有无名声，也不论对方在佛教界有无地位；如前所举例的锺庆吉先生、刘绍桢先生、如石法师、吕凯文先生等人，她皆是以很短的时间立即回复；现在她主动要求别人放马过来，可是马放过来了，她却自己倒缩回去了。我们看到的是只有她「叫得很大声」，却没有看见有任何的法义探讨，她也没有履行自己要求别人放马过来后应有的回应，从此点可以证明昭慧只是个心口不一之徒。

再者，詹居士所说的乃是《楞伽经详解》，而昭慧却以为《楞严经详解》回复，虽一字之差，但天壤之别，平实导师的《楞严经讲记》尚未出版，预计 2009 年会陆续出版，今将昭慧之疏忽更正说明之。

注 15：昭慧自认为自己乃是上驷，与别人对话，就说乃是上驷对下驷，好像她是吃亏了。我们倒要看看她在佛法上的知见与证量是上驷还是下驷，还是世间凡夫的「巧言佞色」的功夫属上驷？亦或造诽谤的业行属上驷呢？昭慧一己的人生长进与否且置，但是身为表相佛法的佛教法师，她的佛道修证真的是不长进，身为法师既然敢穿僧伽梨贵为僧宝，不图亲证实相，出家多年了为何仍不知？照这样下去，不仅四十多岁不长进，三大阿僧只劫以后还是不长进，实在可悲又可怜。她既然在上一段话中说，要平实导师放马过去；这一段话中却又说，不屑回应平实导师，前言不对后语，自相矛盾，看来她心中其实是恐惧多于自矜，所说的言语是矫饰多于回避。

注 16：身为三宝之一，岂能有此心态，对众生岂能有「残忍」两字可说？三宝最吉祥，实在不应该与「残忍」相应，就连贵为三界人天至尊的佛世尊，也不会对任何一个卑劣的众生起残忍与藐视的心态，因此，身受佛陀僧伽梨加持的昭慧，居然把凡夫俗子萧伯纳的「世俗言论」奉为圭臬，引以为傲，实在不知道昭慧对于佛法的证量与正见在哪里？怎能对得起佛陀法衣——「僧伽梨」的加持之恩呢？

再者，昭慧说：「我不是存心残忍或藐视萧先生这个人」，但是其说法与行为全不符合，前面才说：「**有的在程度太差，我就来个相应不理**」，这不是他所谓的藐视吗？后面又说：「我就拿定主意：不理他，对他冷淡」，这不是她所谓的「残忍与藐视」吗？这种「外善内恶、色厉内荏、言行不一」的行为，也不该是最吉祥的僧宝所相应的；除非是假名僧宝，乃是与佛在《大般涅槃经》卷七所预记魔波旬的眷属吻合，是破坏正法的魔众。且昭慧有一篇论文目标榜「推崇，就要负起辩护的责任」（释昭慧《人菩萨行的历史足履》pp.289-292，台北市，法界，民95），既然她推崇「萧伯纳所说之言」，是否该对引用萧伯纳的世俗言说负起辩护的责任呢？昭慧不信佛语开示的真心如来藏法义，却服膺凡夫想象佛法的思想，还洋洋得意书之于文字、张贴于网页，如此显现出她的过慢之身口意行，已经失去佛教法师的戒体，却继续以佛教法师的外表来诳惑众生，这真是末法的写照。

注 17：只有未亲证实相的愚痴凡夫，才会将「如来藏」与外道「上帝」作类比；事实上，上帝从来都是在意识心上作文章，而如来藏是能出生上帝的本识；一是第六意识，一是出生第六意识的第八识，差异极大，而昭慧竟然都无所知，真的没智慧；这都肇因于她自己没有亲证，不知道佛所说的第八识如来藏与外道神我第六意识的差异，才会有此种说法与作法，真可怜矣！从此譬喻也可以看得出她的内心修证虚幻而不踏实，对于「上帝」也似乎很向往的，这都要怪她自己迷信印顺的邪见，以及放任自己冲动莽撞、横冲直撞的习性。今借此因缘披露，希望能够让昭慧更认清自己的习障，痛改前非，发露忏悔永不复作，如此才是有惭有愧的真修行者。

以下信件乃是昭慧 1997/11/3 首次写给 平实导师的信件内容：（原信件影本如附件。依双方信件来往的先后顺序排印，以便读者容易了解。）

萧居士慧鉴：

大作《正法眼藏—护法集》、《念佛三昧修学次第》、《无相念佛》、《佛子之省思》与许大至居士之《念佛三昧摸象记解行法要》均已敬悉并作拜读，无任感歎！

虽然在法义的见地上与 大德稍有不同，但深感大德为一根性极利之修道人，在念佛法门上，自有一

番证境。念佛法门中出大修行人，值得欢喜！

不慧近年虽修四念处禅观，但早年引入佛门者，厥为净土。初闻梵唱，身毛皆竖，泪涌不已，故大德初闻佛号所经历之心境，不慧读来格外亲切！盼能于菩提道上互相勉励，互相切磋！〔注 18〕

端此奉覆，并请

法安

昭慧 合十 86.11.3.

〔邮戳 86/11/6〕

注 18：昭慧这里第一次提出希望互相勉励，互相切磋。意思是想要见面讨论法义。

以下信件乃是 平实导师 1997/11/9 回复昭慧的信件内容（原信件影本如附件）：

大德 昭慧法师道右：

蒙 大德华翰慰勉，铭感五内。愚非晚生，然是后学，尚仰 大德赐教。大德初闻梵唱之反应，与后学无殊，皆往世念佛善根所致。时至今日，后学偶或出声念佛时，每念皆必潸然，与初闻梵唱时无异；此习迄今犹存，皆感念佛恩所致。以此况彼，便知 大德亦是菩萨性情，亟思引为知音，无量劫中永为道侣。

尝于新闻节目中，见大德之慧力犀利，实乃香象，绝非兔马之流，敢请大德暂停四念处禅观，进修菩萨一切种智。修习一切种智，当从亲证如来藏着手。证如来藏已，四念处观亦得同时成功。

如来藏确可亲证，证后可依《成唯识论》加以体验，非仅是学说思想而已。以大德之资，若能苦心用功，三年之内必可开花结果，比丘尼众当因大德而度，敢请大德效法世亲菩萨，不舍小乘而弘大乘。此乃后学不情之请，得勿交浅言深之责乎？若然，愿于此诚心预受大德诃责。

另奉拙著《禅净圆融、禅门牟尼宝聚》二书，敬请指教。《真实如来藏》尚未出版，容后再呈。

端此 敬颂

道祺

后学 萧平实 合什 1997.11.9.

以下信件乃是昭慧 1997/12/17 再度写给 平实导师的信件内容（原信件影本如附件）：

萧居士：

最近为弘法、讲课、动物保护而忙碌，所有信函都堆积未覆，对您实在很抱歉！

我能体会 您劝我改修法门的慈悲，只是一来自

己在四念处修持中颇得受用，二来对于如来藏学说虽亦尊重，却未到服膺程度，总觉它与「缘起」正理稍远，所以虽然对于您的弘传深感敬佩，随喜赞叹，但自己对此若无十分信念，勉强起修，也不易得力的！

大作还会继续拜读，**未来有缘，也衷心希望彼此在菩提道上互相勉励！**〔注 19〕

端此奉覆 并请

讲安

昭慧 合十

86.12.17

〔邮戳 86/12/18〕

注 19：昭慧这里第二次提出希望互相勉励，似有面见切磋之意。

以下信件乃是 平实导师 1997/12/23 回复昭慧的信件内容（原信件影本如附件）：

大德昭慧法师：

再次打扰，为惜才故：大乘之才，应兼通三乘，云何唯习一乘？

于「真实如来藏」出版奉寄前，先提数问于左，烦

大德務必撥冗先行思惟；若能深思，便知「缘起性空」诸理皆由如来藏而显：若离如来藏，即无缘起性空之现象及真谛。

1. 阿含云：「阿罗汉见一切皆空，而证涅槃，不受后有。」试问：阿罗汉入无余依涅槃后是否一切空？无余依涅槃中若无如来藏——异熟识，与断见外道何别？
2. 阿含云：「阿罗汉信佛语故，知入涅槃中无知与知者，然有本际，非同断见外道。」试问：若无「非见闻觉知之如来藏」——本际，则本际是什么？而云别于断见？
3. 佛子入灭尽定中安住，灵觉心已灭，若无如来藏住身，云何数日后身不烂坏，又复出定？灭尽定且置，错悟佛子以四禅中之无想定为涅槃，便入无想定中，以为入涅槃；彼位中无息无脉，犹如人死。然数日后，身不烂坏，又复出定，若无如来藏——阿含所说阿赖耶住身，云何身不烂坏？
4. 十二因缘谓缘起性空。色受想行，缘起性空；能见能觉能知能作主之心——识蕴，缘起性空。然十二因缘中，佛说「识缘名色，名色缘识」，名谓：「受想行蕴及能作主之心——识蕴末那识」，受精卵中无前六识（能见能知之心）故，若不许有如来藏阿赖耶识，则处胎时之「识缘名色」之识即成妄说，然佛是实语人，故知有「缘名色之识」——如来藏阿赖耶识。

5. 中观见、不落断常，名为中道。若一切皆「缘起性空」，何异断见？由五蕴缘生一切法，皆属缘起，故终归坏灭，故缘起性空乃依五蕴建立。唯〔惟〕觉、圣严二师以「无妄想之灵知心」为菩提心，此即常见外道之常，非佛说真常；真常即是中道。若不许有「缘名色之识——如来藏」，佛依何道理而云缘起性空？缘何因而说五蕴缘起性空？若一切皆空，与断见何别？云何言：「因缘所生法」即是中道？
6. 若一切「缘起性空」，于五蕴外，无如来藏——十二因缘法所说缘名色之识，则人死应皆同于阿罗汉入涅槃，则不必修行，死即出三界。然阿罗汉断尽见思二惑出三界，凡夫不见道，不断思惑，死后轮回，有所不同，故知必有能持烦恼种之如来藏——第八识，非能知之心，非作主之心，即禅宗破初参时所明真心也。若无此心，阿罗汉入涅槃，五蕴灭已，岂同断见论之断灭？若无此心，凡夫死亡亦同阿罗汉入涅槃，则二乘法即成戏论，然二乘法终非戏论，故知必有缘名色之识——如来藏。
7. 大乘般若空（以金刚经为代表）所说空性即是如来藏空性——犹如虚空，不可坏灭，故名空性。非谓虚空之空，虚空无自性故，虚空非情故，虚空非心故，非生命之真实相。若以缘起性空而解般若空，名未见道人。何以故？阿罗汉若解般若经，亦必不以缘起性空解之。所以者何？缘起性空之理，不得离佛说十二因

缘「识缘名色」之识，二乘法尚且如此，何况大乘般若空理，焉得离于「识缘名色」之识？若般若空是一切法空，试问：大乘般若空与断见何异？

若证如来藏，三乘诸法皆通，便通唯识一切种智；若不证如来藏，岂唯大乘法不通？亦必不通二乘法。故迦叶、阿难、舍利弗、须菩提、拘絺罗等尊者，最后皆入大乘。维摩诘经、如来藏经及阿含央掘魔罗经所述，**真实可证，非仅思想而已**。欲实证真知声闻无余依涅槃者，应证如来藏；欲实证十二因缘缘起正理者，应证如来藏，若不证缘名色之识——如来藏，名未证缘起正理；欲破参明心，证大乘法者，应证如来藏，否则必落常见外道法中。纸短意远，难以尽述，愿大德深入思惟之。以俟元月拙著出版时深入辨正之。长函污听，尚请二读深思。 敬颂

道祺

后学 平实 匆草

86.12.23

平实导师虽未允诺相见论法，但已先以此函与昭慧进行切磋了，如此回应昭慧信中的「互相勉励、切磋」。

以下信件乃是昭慧 1997/12/26 第三度写给平实导师的信件内容（原信件影本如附件）：

大德萧居士：

很意外地收到您的长信，因为我对您同有「惺惺相惜」之感，却无意掀起思想的战端，所以对您的如来藏思想或修行见地虽有不同看法，却不认为须要在您好意劝修法门的情况下，冒昧提出，如今您指我「应兼通三乘，云何唯习一乘」，令我不免错愕！我何时告知您，我是「唯习一乘」的？

至于您所有的引文与质疑，皆因自性见而成困境，若于一法微细自性见不除，则终难逃断常二边。若欲不堕恶取空，但思中论偈「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能于「八不中道」善契善入，足矣！何须另立「如来藏」？本有如来藏，此又何异于「常见」？

您的饱读经论，深思弹虑，都是值得赞叹的，但是不妨多涉猎印、中佛教思想史及经典结集史，或许能对中观、唯识、真常三系思想的关键及其流变，有更圆熟的判辨。然后您的诸多「不可无如来藏」之疑问，自然就消解。敝人由于正在赶一篇学术刊物的论文，无法（无暇）长篇大论逐一释疑，假使您仍有疑于此诸问题，不嫌弃的话，敝人愿意与您恳切面谈，一一解答。（注20）相信我们只要没有诤竞心、没有骄傲心，自可在法的研讨之中得大饶益。至于大乘三系方面敝人的观点，大都在讲座录音带「大乘法义」（90卷）、「唯识学概论」（50卷）、「解深密经」、「摄大乘论」（50卷）中，目前由于教学忙碌，得暇只能先写伦理

学、戒律学方面的著作，待到这些著作写到一个段落，才会依讲义而著书，所以请不要误以为敝人吝法而不多言或「唯习一乘」。

最后仍要诚恳告诉您：敝人对每一位善说法要、善教行持的法师、居士，不论他是年长、年轻、出家、在家、男、女，都非常欢喜赞叹，对他们的所有弘法功德，都有无限的随喜之情，所以虽然被您要求「二读深思」，仍然没有任何「折伏论敌」的寻衅之心，希望您以及您座下的居士们，都能在正法的光照之下，圆证无上菩提！

匆此敬覆，并请

年安

昭慧 合十 86.12.26

〔邮戳 86/12/27〕

注 20：这是昭慧第三次邀约，希望互相切磋：「不嫌弃的话，敝人愿意与您恳切面谈，一一解答」，很明确的表示想要当面恳谈的意思；这与她对别人所说不屑一谈、不屑回应的話，完全相反。

平实导师至此已认为她的得度因缘尚未成熟，所以不再回信。至于以下的非信件，乃是平实导师迟至 1998/2/11 在寄赠昭慧《真实如来藏》书中的扉页题赠之内容。（是当时留下存档的

书面文字。当时留存的非信件影本如附件。)

于真实如来藏书中扉页题赠之：（编案：此一行字并未写在寄赠的书中扉页，只是平实导师加注备忘之用）

大德昭慧法师道右：

华翰敬览，无暇作覆，谨表歉意。证如来藏空性，方是第一义佛法，是阿含所说涅槃之本际，非大德所谓自性见；若不证此，于般若空必生误解，成大戏论，此书已有略述，阅之可知。见面恳谈亦愚所愿，然缘未熟，容缓图之。〔注 21〕大德事冗，不以长函而渎清听，谨以此书

供养

萧平实 敬陈 1998.2.11.

注 21：平实导师因昭慧三次提出希望互相切磋的要求，且第三次更提议面谈，但观其慢习高涨，对于探讨法义的因缘尚不成熟，故于此处回应说：「然缘未熟，容缓图之」，意欲待其缘熟后再来讨论，如此才有成效，不然徒浪费彼此的时间。

以下信件乃是昭慧于收到《真实如来藏》以后大约二周的 1998/2/28 寄给 平实导师的卡片内容（原信件影本如附件）：

萧居士净鉴：

承 赐赠「真实如来藏」乙书，必当仔细拜读，更诚

摯希望能与 大德切磋法义，于菩提道上互相勉励！

〔注 22〕

昭慧 合十 87.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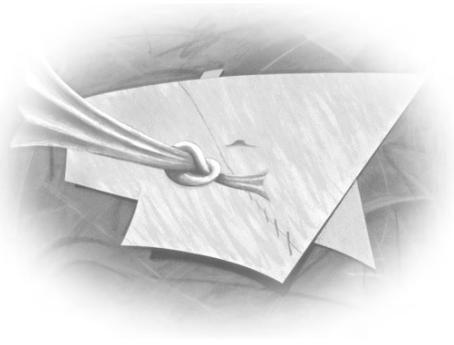
〔邮戳 87/3/1〕

注 22：平实导师已经回复昭慧说「然缘未熟，容缓图之」，昭慧这里仍然提出面见切磋法义的要求，已是第四次提出：「更诚挚希望能与 大德切磋法义，于菩提道上互相勉励！」但 平实导师至今仍未首肯，仍在观察因缘之中。这与昭慧说她懒得回应的说法，很显然是完全相反的。由以上的信件显示出来，她是一再说谎的人，已证明她是说谎的惯犯了；但是 平实导师仍然在观察因缘，将来缘熟时自然会给她面见论法的机会；除非她自己觉得经过这一次事件以后很没面子、恼羞成怒而不再提出见面的要求；或是在尚未消除慢心的状况下，一再提出面见的要求。

后 记

由于昭慧数年来再三、再四的说谎，而此次落实在文字中，所以在这一次 平实导师提出道歉的要求；假使她灭除了慢心，面见论法的事情就会成功，得度的因缘也就成熟了，剩下的只是她参学及亲证涅槃本际的过程了。可惜的是，她为了面子而放弃可贵的道业成就的机缘。只能再等待，看以后是否另有别的机缘。

能够在末法时期修学佛法，乃是善根因缘的成熟，然此五浊恶世的众生与在家、出家法师，凭借 佛陀无量世所集三十二大人相的福德加持，得以学佛、出家、修道，这是何等的大福德。然末法众生不知惜福，却以 佛的福德加持，用来营谋自己世间的名闻利养，造作破坏佛法的事业，真是可悲可叹，编者于此引用 平实导师在《楞伽经详解》第一辑第五页的开示，与佛门四众互为勉励：「所以法师（不论出家或在家之法师）责任重大，必须勤求证悟如来藏，方有慧眼；证悟后速学一切种智而发起道种智，方有法眼，方能护持及弘扬佛之正法，以免佛法被外道及附佛外道所破坏。」也借此次公布昭慧信件之因缘，希望能够让昭慧知道自己的过失，停止说谎的身口意行，或许能够进而公开忏悔改过，让 佛所开示「忏、悔」两个白法能够成就具足，以此两种庄严璎珞配戴其身，方有因缘得以亲证如来藏而悟入般若；也借此因缘而让众生得以知道僧宝吉祥之功德，也以此因缘利益迷途之佛弟子，使末法有缘佛弟子皆能回归正道，早证菩提。



附件

●昭慧首次來函（1997/11/3）



法界出版社 DHARMA-DHATU PUBLICATIONS
台北市(105)八德路3段199巷1弄12號 No. 12, Alley 1, Lane 199, Pai Teh Rd., Sec. 3,
電話·傳真：(02)5784742 Taipei, Taiwan, R.O.C. TEL·FAX: (02) 5784742

蕭居士慧鑒：

大作《正法眼藏—護法集》、《念佛三昧修學次第》、《無相念佛》、《佛子之省思》與許大至居士之《念佛三昧摸象記解行法要》均已敬悉並作拜讀，無任感激！

雖然在法義的見地上與 大德稍有不同，但深感 大德為一根性極利之修道人，在念佛法門上，自有一番證境。念佛法門中出大修行人，值得慶喜！

不慧近年雖修四念處禪觀，但早年引入佛門者，厥為淨土。初聞梵唱，身毛皆豎，淚湧不已，故 大德初聞佛號所經歷之心境，不慧讀來格外親切！盼能於菩提道上互相勉勵，互相切磋！

尚此奉覆，並請

法安



昭慧 十 86.11.3.

● 響應環保·本稿紙採用再生紙 ●

大德 昭慧法師道在：

蒙 大德華翰慰勉，銘感五內。愚 非晚生，然是後學，尚仰
大德賜教。大德初聞梵唱之反應，其後學無殊，皆往世
念佛善根所致。時至今日，後學偶或出聲念佛時，每每念皆必
潸然，其初聞梵唱時無異；比習迄今猶存，皆感念佛恩所
致。必以此况彼，便知 大德亦是菩薩性情，亟思引為知音，
無量劫中永為道侶。

嘗於新聞一節目中，見 大德之慧乃犀利，實乃杳象，絕
非兔馬之流，敢請 大德暫停四念處禪觀，進修菩薩一切種
智。修習一切種智，當從親証如來藏著手。証如來藏已，四念
處觀亦得同時成功。

如來藏確可親証，証後方依《成唯識論》加以體驗，非僅是
學說思想而已。以 大德之資，若能苦心用功，三年之內必可



開花結果，比丘尼象當因大德而度，敢請 大德效法世親菩薩，不捨小乘而弘大乘。此乃後學不情之請，得勿交戕言深之責乎？若然，願於此誠心預受 大德訪責。

另奉拙著《禪淨圓融，禪門尊尼寶象》二書，敬請指教。《真實如來藏》尚未出版，容後再呈。

帶此 敬頌

道祺

後學

蕭丰實 合計 1993 11 P

●昭慧二度來函（1997/12/17）



法界出版社 DHARMA-DHATU PUBLICATIONS

台北市(105)八德路3段199巷1弄12號 No. 12, Alley 1, Lane 199, Pai Teh Rd., Sec. 3,
電話·傳真：(02)5784742 Taipei, Taiwan, R.O.C. TEL·FAX: (02) 5784742

蕭居士：

最近為弘法講課·動物保護而忙碌·所有信
函都唯積未覆·對您實在很抱歉！

我能体会 您勸我改修法門的慈悲·只是
一求自己在回念處修持中頗得受用·二求對於如來
藏學說雖再尊重·却未到服膺程度·總覺它
與「緣起」正理稍遠·所以雖然對於 您的
弘傳深感敬佩·隨喜讚歎·但自己對此若無十
分信念·勉強起修·也不易得力的！

大作還會繼續拜讀·未來有緣·也衷心希望
彼此在菩提道上互相勉勵！

此致奉覆·並請

諒察

昭慧 針
26.12.17

● 響應環保·本稿紙採用再生紙 ●



● 平实导师回复 (1997/12/23)

大德昭慧法師：

「再次打擾，為惜才故；大乘之才，應兼通三乘，之何唯習一乘？」

於「真愛如來藏」出版奉字之前，先提教問於左：煩 大德務必撥冗先行思惟，若能深思，便知「緣起性空」諸理皆由如來藏而顯；若離如來藏，即無緣起性空之現象及真諦。

1. 阿含云：「阿羅漢見一切皆空，而証涅槃，不受後有。」試問：阿羅漢入涅槃後依涅槃後是否一切空？若依涅槃中若若如來藏——異熟滅，共斷見外道分別？

2. 阿含云：「阿羅漢信佛緣故，知入涅槃中若若共知者，然有本際，非同斷見外道。」試問：若若非見同覺知之如來藏——本際，則本際是什麼？而云別於斷見？

3. 佛子入滅盡定中文住，靈覺心已滅，若若如來藏住身，之何數日後身不爛壞，又復出定？滅盡定且置，錯悟佛子以四禪中之

妄想定之涅槃，便入妄想定中，以不入涅槃；彼位中無息苦脈，猶如人死。然數日後，身不爛壞，又復出定，若若如來藏——阿含所說阿菟耶在身，之身身不爛壞？

4. 十二因緣謂緣起性空。色受想行緣起性空；能見能覺能知能作主之心——識蘊，緣起性空。然十二因緣中，佛說「識緣名色。名色緣識」，名謂「受想行蓋及能作主之心——識蘊末那識」，受精卵中無前六識能見能知之心故，若不許有如來藏阿菟耶識，則處胎時之「識緣名色」之識即成妄說，然佛是實語人，故知有「緣名色之識」——如來藏阿菟耶識。

5. 中觀見，不立斷常，名爲中道。若一切皆「緣起性空」，何異斷見？由五蘊緣生一切法，皆屬緣起，故終歸壞滅，故緣起性空乃依五蘊建立。唯覺、聖教二師以「無妄想之靈知心」爲菩提心，此即常見外道之常，非佛說真常。真常即是中道。若不許有「緣名色之識」



如來藏」，佛依何道理而云緣起性空？緣何因一而說三蘊緣起性空？若一切皆空，豈斷見分別？云何言「因緣所生法」即是中道？

若一切緣起性空，於三蘊外，豈如來藏一十二因緣法所說緣名色之滅，則人死應皆同於阿羅漢入涅槃，則不必修行，死即出三界。

然阿羅漢斷盡見思二惑出三界，凡夫不見道，不斷思惑，死後輪迴，有可不同，故知必有能持煩惱種之如來藏一若八滅，非能知之心，非作主之心，即禪宗破初平時所明真心也。若無此心，阿羅漢入涅槃，三蘊滅已，豈同斷見論之斷滅？若無此心，凡夫死亡亦同阿羅漢入涅槃，則二乘法即成戲論。然二乘法終非戲論，故知必有緣名色之滅一如來藏。

大乘般若空（以金剛經為代表）所說空性即是如來藏空性，猶如虛空，不可壞滅，故名空性。非清虛空之空，虛空無自性故，虛空非情故，虛空非心故，非生命之真實相。若以緣起性空而解般

若空，名未見道人。何以故？阿羅漢若解般若經，亦必不以緣起性空解之。所以者何？緣起性空之理，不得離佛說十二因緣「識緣名色」之識，二乘尚且如此，何況大乘般若空理。吾得離於「識緣名色」之識，若般若空是「一切法空」，試問：大乘般若與斷見何異？

若記如來藏，三乘諸法皆皆通，便通唯識一切科者；若不記如來藏，豈唯大乘不通？豈亦必不通二乘乎。故迦葉阿難舍利弗，須菩提，拘絺羅等尊者，最後皆入大乘。維摩詰經，如來藏經及阿含夾振覺羅經所述，其要可記，非僅思想而已。啟蒙証真和声同無餘依涅槃者，應記如來藏；啟蒙記十二因緣緣起正理者，應記如來藏，若不記緣起之識，如來藏，名未記緣起正理，欲破參明心，記大乘者，應記如來藏，否則必落常見外道法中。紙短意遠，難以盡述，願大德深入思惟之。以俟元月世著出版時深入辨正之。長函行數，尚清二誤深思。 敬頌

道禮

後進。于賈 文草

86.12.2



法界出版社

No. : 2

他的能讀經濟、深思禪意，都是值得讚歎的，但是不
 好，多涉獵印、中佛教思想史及經典集注，或許能對中理
 一唯識、真常三宗思想的闡釋及其流變，有更圓熟的判辨
 ，能從他的諸多「不可無如來藏」之疑問，自此就得消解
 。^{教人}由於正在趕一篇學術刊物的論文，無法長篇大論逐
 一釋疑，假使您仍有疑於此諸問題，不嫌棄的話，^{教人}願
 竟與您懇切面談，一一解答。相信我們只要沒有爭執心、
 身然有驕慢心，自可在片的研討之中得大利益。至於三季
 方面教人的想來，大都取諸錄音帶，^{如卷}大乘論義、^{如卷}一唯
 識學概論、^{如卷}一解珠密旨、^{如卷}一攝大乘論中，目前由於
 教理忙碌，得暇只能寫寫佛學、戒律學方面的著作，待
 到這空著作寫到一個段落，才會依諾義而著書，所以請不

● 響應環保，本稿紙經再用紙。

(25 x 12)

●寄给昭慧《真实如来藏》书中扉页题赠之文，作为对昭慧去年来函表示愿意「恳切面谈」的回复。（1998/2/11）

於真實如來藏書中扉頁題贈之：
大德昭慧法師蓮下：
華翰敬覽，無暇作覆，謹表歉意。記如來藏空性，
方是第一義佛法，是阿含所說涅槃之本際，非大德所
謂自性見；若不記此，於般若空性必生誤解，成大戲論。
此書已有略述，閱之可知。見面懇談亦愚所願，然
緣未熟，容緩圖之。大德事冗，不以長函而瀆清聽，謹
以此書
供養

蕭平實 敬陳 1998-2-11

●昭慧读过《真实如来藏》后寄来的卡片（1998/2/28）

為了理想，堅持、努力、而持續
我們期盼
在現實的氛圍中仍有夢可尋
更相信
護生的自省之路不孤單
因為
每一次凝聚力量的機會
每一場護生行動的揭示
有您的關心
有您參與

蕭居士淨鑒：

承 賜贈「真實如來藏」之書，必當仔細拜讀，
更誠摯希望能與 大德切磋法義，於菩提道上
互相勉勵！

昭慧合十 89.2.28.

●詹达霖居士写给昭慧的信（2000/7/19）

上
昭慧法師法鑒：

前先生此同信師問答，再若要打擾法師者，今請問法師一以非身教重之事故思想大事，想必直法師更解何。

李達不念前在金石堂書局購買一布由蕭蘭谷長老師所著之《楞嚴經疏解》第三集，詳閱完讀一箇，其說亦在書中對許多大法師之行見地之批評，尤突出大部之批評，印順導師。書中又談法因集，以易集，中如見錯認極多，對印分導師之言張佛教思想，緣起性空，是冤無角法，是是因論，是漸漸論……等等。以甚至張在回歸如來藏思想……。現在臺灣而有些人對這等識極不，應釋佛教界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而且地，今不止何西里是非。

李達在信中有人向佛教訓練場書中，知道法師這里，印順導師得意門生，護持導師弘揚佛法不遺餘力，現今有蕭蘭谷長老師等以如來藏思想擔綱印分導師之緣起性空思想。在又書中有詳細的述說法師可閱讀過否？不知法師您對此看法如何？

而今導師年老衰矣，亦且難解，徒望導師門生，應從階出求會文等來反啟蕭蘭老師之言論，以維護印分導師之思想主流地位，名聲地位。不與將來對等



師之思想体系將出現極大之影響也會造成佛教
 界深遠的爭議，敬請法師護法護教權邪惡
 擬身本文公開給予辯正，幸如法師高見如何？
 為正修之請書，請予指教開示。

敬祝

法安

書序

李蓮華

合十敬上

81.7.19

●昭慧回复詹达霖居士（2000/7/23）

詹居士惠鑒：

大函已於昨日由法界出版社轉來，謝謝您對印公思想與正法的熱心！

您擔心蕭平實先生以「如來藏」思想攻擊印公「緣起性空」思想之言論會讓人「分不出何者是是非」，希望我站出來寫文章反駁之，以維護印公思想的「主流地位與名聲地位」。我以為：您太抬舉蕭先生了！

早在數年前，蕭先生即熱心寄贈所著書籍給我，我隨意一翻，沒時間細看，但仍發現其佛學思想很不成熟。原來大乘三系各有其完整之思想脈絡，但他因欠缺佛法之正規訓練，自學自研又自信滿滿，以致於把這些截然不同的思想「放在一鍋炒得像麵糊」。

我基於禮貌，為其贈書而去函致謝，不料他竟然洋洋灑灑覆一長函，稱讚我一番，並意圖說服我改變思想。我連回函細數其過的時間都擠不出來，因為這些錯誤太嚴重，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而我又其忙無比，哪來那麼多時間與他「你來我往」一番？所以只好簡覆告知：他的思想有太多問題，無暇於紙上細說，如其有意瞭解，歡迎面談（這些函件，至今猶存）。

我的做法很清楚地擺明了：要他「儘管放馬過來」。從此我的眼根清淨，不再收到來函之干擾。他們單位也很可愛，常常寄其著作過來。然而對他深感抱歉的是：我不再回函致謝，而是翻都不翻，就把它交給字紙簍，拿來資源回收。所以你說他的「楞嚴經詳解」，我很像也收到過一本，但只看了封面一眼，轉身就放入字紙簍中了。

三十幾歲時，常常看到人胡說八道以傷害佛教、正法或師長，立刻披掛上陣，「殺它個片甲不留」。一轉眼，我已四十好幾歲了。生命忙碌而短暫，愈來愈覺得：要作有意義的發揮。我不是從獅子變成了綿羊，我依然驍勇善戰，而且十餘年來，戰鬥力有增無已。但我不再「有聲斯響，有來必應」，而是挑一些真的構成對佛教、正法或師長威脅的場子應戰，其他，有的只是小小挑釁，有的實在程度太差，我就來個相應不理。

你想想看：天下的無聊人士、無聊言論如此之多，我難不成還要一一奉陪？以上聊對下聊，然後忍受對方沒完沒了、糾纏不休的回應，讓旁人覺得兩造正在「捉對廝殺」，那不是讓對方覺得「正中下懷」嗎？四十歲如果還玩三千歲的把戲，那我的人生也未免太不長進了。

蕭伯納說過一句名言：「對人最殘忍的態度是不理他，對他冷淡，對他藐視，這是最大的藐視！」

我不是存心殘忍對待或藐視蕭先生這個人，但是，早在數年前那次覆函之後，我就拿定主意：不理他，對他冷淡。

至於你所擔心的，印公「主流地位、名聲地位」的問題，我一點也不覺得那是問題。這不祇是我把蕭先生的「思想」當作對手，而是：印公從不在意他的「名聲地位」或「主流地位」。他一生研究佛法，單純只是要「為佛教而學，為眾生而學」。不接受他的思想的人可多著了，我們犯得著為此而大動干戈嗎？蕭先生大談「如來藏」有啥稀奇？清海無上師還大談「上帝」呢！還不是跟著數以十萬計無怨無悔的崇拜者？

「人將自傷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對這些在自戕其法身慧命的人，多一些悲憫，少一些氣惱，這大概比較符合四十好幾的敵人心境吧！

謹祝

淨安

昭慧 合十 89.07.23.



☒一、《优婆塞戒经讲记》第二辑第 105 页讲到「如来是世间八法所不能污」，书中说此八法为「喜怒哀乐、称讥毁誉」。从经文与萧老师的解说看，八法指的似是「八风」(利、衰、苦、乐、称、讥、毁、誉)，若如此则喜应含摄于利、「怒」或许含摄于毁与讥之中，而「哀」含摄于衰与苦中，这个理解正确吗？同书 109~110 页谈佛的身力时，其中讲到忉利天之「依罗钵那香象」，此象是属畜生道（类似天龙八部中的「龙」？）或天道？或天界众生仍有一部分是畜生道？印象中曾在周二讲经课，听过老师说天界无畜生道，所以没细菌可引起疾病，如此何以有依罗钵那象？有无可能是化现的，如同极乐世界的各种鸟？经典中有相关说明吗？

答：在《瑜伽师地论》卷二，弥勒菩萨有开示世间八法：「复有八世法，谓得、不得、若誉、若毁、称、讥、苦、乐」，世间人通常因得而喜，因不得而怒，因苦而哀，因乐而乐，故用「喜、怒、哀、乐、称、讥、毁、誉」也可以通，且用「喜、怒、哀、乐、称、讥、毁、誉」较接近现代人所使用的白话语言习惯，易让众生了解故。

依据《大方广佛华严经》中所说的伊罗钵那象王乃发愿成为帝释之座乘，其于天上有神通变化的异熟果报，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三：「佛子！彼伊罗钵那象

王，于金肋山七宝窟中无所变化；至于三十三天之上，为欲供养释提桓因，化作种种诸可乐物，受天快乐，与天无异。」详细内涵请您请阅《华严经》中的开示。

天龙及伊罗钵那象王，属于地居天，能在须弥山顶及山腰而住，也能示现于人间，不能生到夜摩天中，多数是果报而得龙身。龙之心性大多良善，在四王天中为四大天王的眷属；常为护持正法、增长四王天及忉利天众的缘故，与阿修罗斗争。凡是人类修行善事或佛法，命终以后多生忉利天，天众增广则势力增长，使阿修罗感觉受到威胁，所以常常破坏正法的弘传；但因龙众欲增长天众，努力护持正法，因此而常常与阿修罗争斗。由经中这一类的记载，可知龙众多属行善而得生天的果报，常受欲界天的第一、第二天的快乐异熟果报。

若是会感得恶劣而无快乐异熟果的下劣畜生之果报，不外是无增上的十恶业行，若中间杂有大布施，亦有可能感生天界，受天畜生之果报。详细内涵请您请阅《业报差别经》中的开示。又天人之异熟果中无病苦，故知其五阴身没有病菌之危害。此外病菌之福德，少到连要获得一般畜生之五阴身都不够，又怎能在天界受生呢？是故平实导师说天界无病菌是合理的。

☒二、请问：烦恼障的异生性与所知障的异生性差别何在？两者所引发之异生果报上有何不同？

答：关于异生性的法义 平实导师在《灯影》当中有非常大篇

幅的开示说明，也是《灯影》这本殊胜论著当中所开示的重要法义之一，其中 p.355 有开示：【异生性者，谓尚在十住位中，其阿赖耶识中仍含藏**邪见种子**——即是所知障中分别所生异生性种子——尚未全部修除，致令有时因于**邪见**而破坏正法，造作堕落三恶道之业行，却自以为是在弘扬正法、护持正法。亦如十住位中菩萨，尚有种种法性应修应学，故是**习种性**人；亦因仍有**俱生之瞋慢种子**现行，因于瞋慢而造作诽谤善知识及正法之行为。如是身口意行，皆导致其舍寿后堕落三恶道中，成为异生；由于第八识中尚有如是异生性之种子，故名**异生性**】，也就是说虽是亲证实相三贤位的菩萨，但是对于佛菩提道上法的内涵与道次第的法义无法具足了知，而自己若不谨守戒律以及修除性障，亦会因瞋慢之习气使得异生种现行而造作恶业，p.409 更开示二种异生性种子的差别，以及二乘见道所断与大乘见道所断的差别，而烦恼障相应的异生性现行，于真见道时即已断除，因为大乘真见道时同时断我见，但也只有断除烦恼障中见道所断之分别所生异生性种子，而不能断除俱生之烦恼障中异生性种子，真见道虽打破无始无明，断一分所知障中见道所断之分别生异生性种子，然尚无法断尽，要在悟后相见道位开始次第断尽所知障中见道所断分别生异生性种子，如此才有机会进入初地入地心。平实导师更于书中开示欲除异生性的入手处与「分别生与俱生」异生性等法义要点，透过深入浅出与广泛的开示，说明悟后修证的法义内涵与道次第的关系，然

异生性的法义范围很广，限于篇幅，所以请各位直接请阅《灯影》的开示。

烦恼障的异生性果报，无非是有漏的十善业道与十恶业道所感得的五趣差别、种类不同，或是对于解脱道的能否实证有所怀疑而不能安忍，妄对解脱道正法或对初果至四果圣人加以诽谤。所知障的异生性果报，大多为谤大乘法、谤大乘贤圣等业行所感得的恶趣差别，是因对于大乘法的误解或不能深入理解，而造作了毁谤的恶业。两者之无明与所造毁谤的种类不同。

☒三、1.《心经密意》第一次阅读好像全然了悟，第二次再看一遍却又半懂半不懂？ 2.《真假开悟》看起来毫无滞碍，虽为了辨正正法，而悖责杨、蔡、莲等，好似有些执着，但非常感谢您对每一部经论有关阿赖耶识的论述都能使我们清楚的了知。 3.何谓异熟识的异熟？

答：1. 很多人读过 平实导师的书籍都自认为「全然了悟」了，然而大多都是错悟，所以您说「第二次再看一遍却又半懂半不懂」，这是正常的现象，是因为尚未正确理解书中内容所致；若是真悟者，每看一次都会确认所悟真实，并且会从书中了知上次没有注意到的深细法义，才知道仍然有一些法义是第一次阅读时误会了；若能再三、再四重读精读，一定会智慧增上，也会觉得法义更为深妙，渐渐就会离开半懂半不懂的情况。再者，语言文字有其局限性，因为众生大多都会以自己意识情解的思惟来推断经论中的义理，非是以亲证实相的现量境为准则。 平实导师在课

堂上面常常有开示说：「修学佛法要胆大心细」，也就是说修学佛法「发愿、心量」要大，但是对于法义内涵与道次第的判断得要非常谨慎、细心、小心，当以世尊的圣教与实相现量为依凭。

2. 《真假开悟》的出版乃是平实导师的悲心显现，目的在于救护大乘学人对于「真如、如来藏、阿赖耶识」异同的误解，乃是修正千年以来一分愚痴尚慢佛弟子的争执主张。平实导师借二〇〇三年的退分菩萨为缘起，从教证为出发点，配合唯识种智亲证的理证说明，而将此千年冷饭楷定于一：「唯有八识，不增亦不减」，以利益现在及后世的学人断除此疑，此一菩萨利众的悲愿行为，不可说为执着，因功德无量故，利益众生故。至于法义辨正的问题，从古到今本来就会在凡夫众生中引起争议的，因为众生异生性障未除，对于菩萨救护众生的善净行无法真实了解，容易在表相上面用心，而无法着眼于实义上面，这也是凡夫异生众生的特性，众生本来如是故，唯有大心护持正法的菩萨才有此心量与胆识，因破邪显正救护众生乃是初回向位开始的主修，乃是入地的基本条件之一，故应奉行。

3. 异熟识的异熟有三义：「异时而熟、异类而熟、变异而熟」，异时而熟是说业果成熟时，不与造因同时；异类而熟是说，众生造业，而业果的成熟非依造因时之身而成熟其果报；变异而熟是说造业时心异于受果时心。平实导师在《楞伽经详解》第二辑当中作了非常详细的开示，

此处篇幅有限，故不多加说明，请对此法义有兴趣的菩萨径行至各大书局请购阅读。

☒四、见道报告中经常可见以《维摩诘所说经》的经文【知是菩提，了众生心行故。不会¹是菩提，诸入不会²故】来勘验是否破参明心，然而此段在玄奘菩萨所译的《说无垢称经》中译为：【徧知是菩提，一切有情所有心行皆徧知故。无门³是菩提，内六处等所不杂故。】窥基大师所撰《说无垢称经疏》中如是说明：【下三句明智菩提用，徧知心行，能照之用。正智即是能了之门，除此更无能了用故。与内六处，体不相离，依六处起，能了诸法，即名为门，更无门也。旧名不会，文错难知。果智能会，非因六处可能会故。】窥基大师认为「不会」是「文错难知」，请问该如何看待。

答：对于 窥基菩萨在《说无垢称经疏》中所说：「旧名不会，文错难知」的说法，乃是说：「旧的版本（编案：也就是 鸠摩罗什翻译的版本）翻译成为『诸入不会』，这样翻译的文字容易使未悟的人，对于真妄和合的体性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情形更为杂乱难懂，更不能分得清楚真心与妄心的差别，所以因为这样的文字描述，使得众生更难如实的了知真心与妄心的差异，更难了知真妄和合的正理，更难亲证实相，反而会堕入世尊在经中所预记的『真非真恐迷』或者『恐彼分别执为我』的过失。」所以 窥基菩萨才提出 玄奘菩萨的翻译较能显示出真心是含摄无漏无为与无漏有为功德性，如此才能显示出具体的圆成实性，这个圆成实

性含摄无漏无为、无漏有为的法义，平实导师在《真假开悟》中有非常详细的开示，请提问的菩萨可以请阅《真假开悟》，仔细领纳其中胜妙的法义。

但二译之间亦无互违之处，玄奘菩萨所译的意思，对于未悟者来说，如同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一样难会，同样是文错难知。语译如下：【遍知的心是真正的菩提心，一切有情所有的心行都能遍知的缘故。不在六入门中的心才是真正的菩提心，内六处等六入所不和杂的缘故。】这意思与鸠大师的译文意思是同样的，对于悟得真正菩提心如来藏的菩萨们来说，意思并无差别；对于悟错的人来说，仍然是文错难知的。

又菩提智用因位与果位有所不同，鸠师译文「不会是菩提，诸入不会故」，是因位菩萨破参明心所能发起的现观功德，未悟难会，此与果位最后身菩萨证悟所能发起的功德内涵有极大差异。故本会常引鸠师之译文勘验破参明心之因位菩萨，亦属名实相符，然奘师之译文则通于因位与果位。

- ☒五、1.经中说：「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第八识将众生所造之业完好保存，所以因果定律才能成立。那为什么经中又说念一声佛号，能消八十劫的业呢？未受报之前，业种既然完好地被第八识保存，那它就不应被佛号消除才对。2.另外，杀人犯念佛号，能将其第八识中贮存此世杀人的业种消除吗？哪些业种可以通过念佛号来消除？哪些业种不能

被佛号消除？

答：1. 佛在经中有开示：「一念具足十二因缘」或者「于一念顷能摄广大无量善根」，同样的道理，念一声佛号就有无量种子现行流注，因为念佛的时候，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身三业，口四业、意三业）清净，不犯身口意三业，也就是成就一声佛号中的十善业道，因为种子的现行也是受报的一种，于恶业种子现行时，能由念佛的净行回熏到第八识当中成净业种子，如此也是消除恶业种子的功德；又因为佛的功德不可思议故，功德无量广大，念佛时有佛力加持，故念佛一声能消无量恶业，特别是在临命终时。

2. 杀人犯至心念佛就是常怀善法的心、常怀忏悔之心，若他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缘条件具足下也是可以下品往生的，因为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连「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诸不善」者，它都愿意摄受。往生极乐世界后在莲苞中，因极乐世界乃纯一清净世界，所以受恶报的缘不具足，在极乐世界闻熏正法多劫之后，心转清净以后，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以后有能力酬偿此世恶业种子，然此时恶业种子已经消减许多，故能重罪轻报。

又佛法甚深，因缘业报甚深，故佛以无量善巧方便，施設因缘摄受众生不可思议。念佛灭多劫罪业，当知是佛以未来甜美的果实善诱众生入佛法海，当知是根熟缘熟下方能成就。一声佛号在有情八识田中种下，佛在缘熟必可感应道交。当有情善根渐增，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慢慢俱足，则善能发起无上菩提心，愿意广修六波罗

蜜救度一切众生，将蒙佛护念，则过往无量世的冤亲债主也将会与此发心菩萨解冤释结，则这些罪业的灭除不就是缘于当初的一声佛号吗？又业种有定异熟业种与不定异熟业种，前者不知忏悔自己罪恶，不勤修对治，则罪业如影随身，必受果报；后者能真实忏悔，精勤断恶修善，则重业轻报或转移不报亦属可能。原则上，因地念佛时蒙佛力加持，往昔所造种种戒罪，都可以灭除，除非是佛所不救的无间业。但是性罪一般是不会因此而消灭的，在未来际缘熟时仍然要受报的。

☒六、《起信论讲记》第六辑第 335 页中说：【后来佛也召见、给与印证，并且说明了当时我所尚未看见的这一世与上一世的一些重要事情。】佛召见平实导师之时，佛与平实导师用何种语言进行交流？是古印度语还是现代汉语？

答：天神尚且能随世人所知语言来作意见的沟通，诸佛当然更无这种问题存在。而且诸佛及三地满心以上菩萨，都有他心通，所以沟通也无问题。诸佛、诸大菩萨也能以无量语言来说法，但也常常以无语言文字、无肢体语言的神通，使人突然一念之间了知它们的意旨。所以您这些问题，对于亲值诸佛、诸大菩萨的佛弟子来说，都是不存在的。





正觉电子报

发 行：台北市佛教正觉同修会

编 辑：台北市佛教正觉同修会编译组

地址：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号 9 楼

网址：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订阅：<http://post.enlighten.org.tw>

电子信箱：awareness@enlighten.org.tw

电话：台北讲堂 (02) 25957295 (总机)

台中共修处 (04) 23762138

台南共修处 (06) 2820541

新竹共修处 (03) 5619020

高雄共修处 (07) 2234248

美国洛杉矶共修处 (909) 9891081

◎ 免费赠阅，有著作权，非经本会

或作者同意，不得转载或刊印 ◎

2006 年 8 月 10 日网路电子版出刊

初版五〇〇〇册

在二乘法的四阿含原始佛法諸經中，特重滅除妄心而入無餘涅槃的正理，並且特別宣示滅盡十八界而入無餘涅槃以後，其實仍然實有本際真心名為本識繼續存在不滅。

(《阿含正義》第一輯)

—— 平實居士 ——

The Four Agama Sutras of the two vehicles in the original Buddha dharma emphasize not only the right theory of eliminating the illusive mind to enter the remainderless nirvana but also the original true mind, also called the original consciousness, which continues to exist even after one enters the remainderless nirvana through extinguishing one's eighteen-divisions of sense.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Agama Sutras, Vol. 1*)

—— Pings Xiao ——



解脫道的四重果立：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係以斷我見為基礎，進一步斷除思惑。

佛菩提道則以明心為基礎，由於漏惑的斷除，最後證得究竟佛果。目前的佛教界，講解佛法的情形非常普遍，真正當影射以道標的檢量，鑽講正覺阿修會佛義普濟信眾，介紹佛法二重真道，解脫道與佛菩提道，讓佛法的法義與道次第清楚呈現世人面前，在當今佛教界中，極為稀有難得。正覺電子報亦深如星，闡述佛法正義與修證經驗，當願有緣的讀者均能深入甚深法義，自渡渡他，終能證得究竟的佛果。